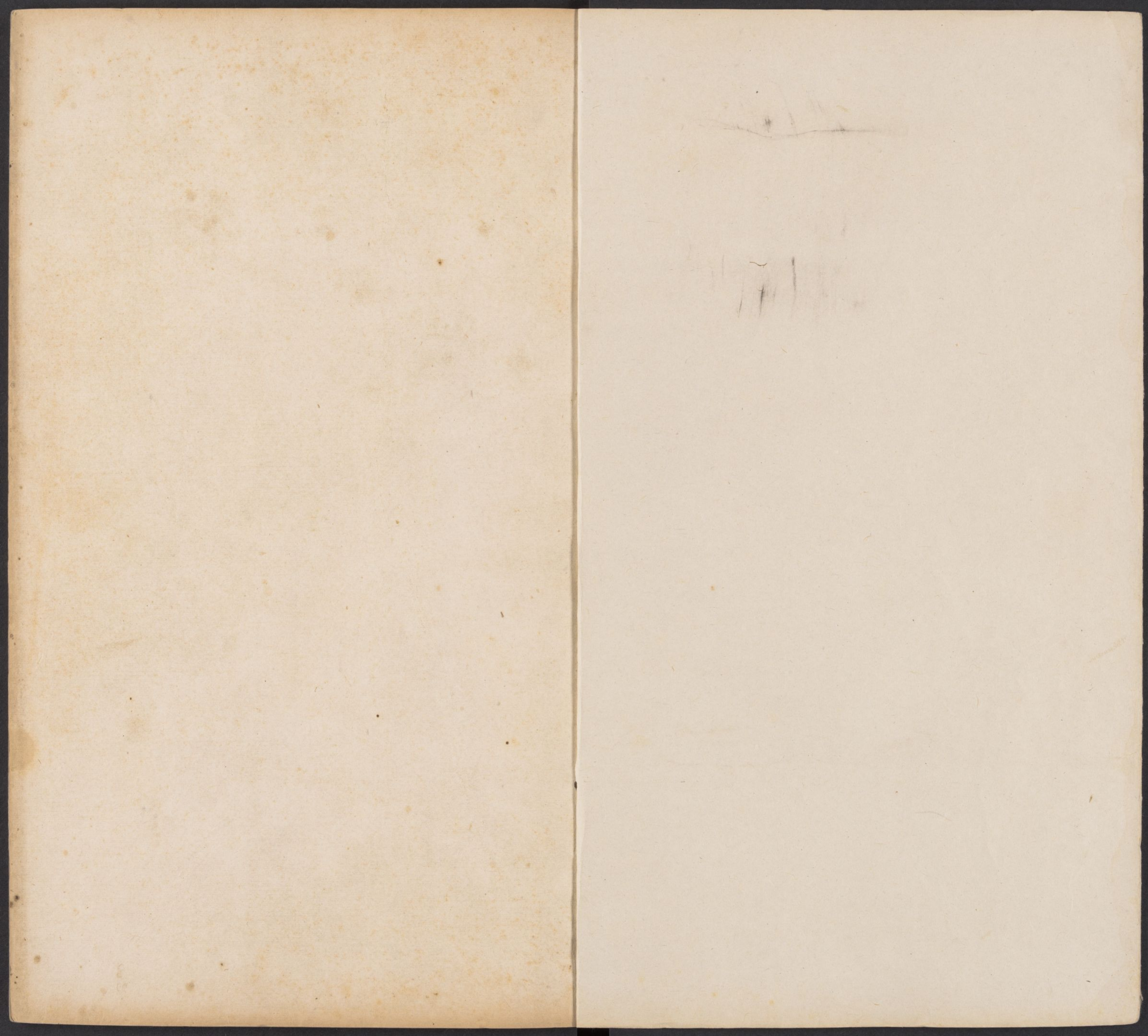


T4683/2301(3)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30 1954





貞觀政要卷第三

戈直集論

論君臣

論擇官七

論封建

君臣卷第六凡七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亂共安危若

主納忠諫臣進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來所重若君

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國臣亦

不能獨全其家至如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

聞其過卒子聿切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

事不遠朕與卿等可得不慎無為後所嗤



愚按太宗常以隋煬帝為戒。而欲其臣以虞世  
基為戒。形之於言者數矣。夫人雖至愚。未有不  
愛其身者。也。煬帝之縱欲肆志。未必不曰吾知  
愛吾身而已。不暇憂吾民也。世基之緘默保位。  
未必不曰吾知愛吾身而已。不暇憂吾君也。豈  
知江都西閣之變。君臣俱不免也。我故君以煬  
帝為戒。則凡吾之容受直言。非以愛其臣也。所  
以為吾身計也。臣以世基為戒。則凡吾之盡忠  
無隱。非以愛其君也。所以為吾身計也。君臣各  
為其身計。則炎涼寒燠。無一時不愛吾身也。寧  
可以須臾之不慎乎。髮膚齒甲。無一處之非吾  
身也。寧可以細微之不慎乎。然則君臣宵旰相  
與。嘉惠蒼生者。非以利天下國家也。各愛其身  
而已。太宗斯言。推其意。若出於一己之私。盡其  
義。乃所以成天下之公也。

貞觀四年。太宗論隋日。魏徵對曰。臣往在隋朝。曾聞  
有盜發。層音煬帝令於士澄捕逐。令平聲。後同。於如

隋將。以魏郡降唐。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賊者二千餘人。

並令同日斬決。大理丞隋獄官之貳職。張元濟恠之。試尋其

狀。乃有六七十人盜發之日。先禁他所。被放纔出。亦遭

推勘。不勝苦痛。勝平聲。自誣行盜。元濟因此更事究尋。

二千入內。惟九人逗遛不明。逗音豆。遛音留。遷延也。官人有諳

識者。就九人內。四人非賊。有司以煬帝已令斬決。遂

不執奏。並殺之。太宗曰。非是煬帝無道。臣下亦不盡

心。須相匡諫。不避誅戮。豈得惟行諂佞。苟求悅譽。平聲。

君臣如此。何得不敗。朕賴公等共相輔佐。遂令囹圄

空虛。願公等善始克終。恒如今日。

愚按大學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此言君臣各盡其道也虞廷賡歌帝舜先言股肱此道所以明上下之分更相責難所以明上下之交也今觀前章太宗自以煬帝為戒欲群臣以世基為戒此君臣各盡其道者也此章論隋世濫刑則魏徵歸過於君太宗歸過於臣此君臣更相責難者也二章之旨實相為用史臣以此居鑒戒之首豈非貞觀致治之本歟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異然周則惟善是務積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罰好去聲不過二世而滅豈非為善者福祚延長為惡者降年不永朕又聞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顏閔匹夫也顏回字子淵閔損字子騫皆孔子弟子以德行稱

以帝王比之則以為榮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將此事以為鑒戒常恐不逮為人所笑魏徵對曰臣聞魯哀公魯君名蔣謂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於此者丘見桀紂之君丘孔子名乃忘其身願陛下每以此為慮庶免後人笑爾

愚按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何辱焉人心之惡惡也顏閔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則以為榮何榮焉人心之善善也孜孜為善顏閔之徒也以匹夫而天下後世所企敬匹夫而帝王矣孜孜為惡桀紂之徒也以帝王而天下後世所羞稱帝王而匹夫矣太宗所論亦知言哉而魏徵之對又明桀紂之分善與惡之間也愚則曰欲知桀紂顏閔之分善與惡之間也

貞觀十四年太宗以高昌平

高昌平西域國名都交河城漢車師之地其王麴

文泰是年文泰卒子智盛立平謂征討平定也

召侍臣賜宴於兩儀殿謂房

玄齡曰高昌若不失臣禮豈至滅亡朕平此一國甚

懷危懼惟當戒驕逸以自防納忠謇以自正

謇音蹇言也

黜邪佞用賢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以此慎守

庶幾於獲安也

幾平聲

魏徵進曰臣觀古來帝王撥亂

創業必自戒慎採芻蕘之議從忠讜之言天下既安

則恣情肆欲甘樂諂諛

樂音洛

惡聞正諫

惡烏去聲

張子房

漢王計畫之臣及高祖為天子將廢嫡立庶子房曰

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爭也

張子房名良漢封留侯高祖欲廢太子盈立趙

王如意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

曰君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

曰始上在急困中幸用臣策天下已定以愛欲易太

子雖臣等百人何益后強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

以口舌爭遂為太子請

四皓為輔賴以不廢終不敢復有開說

下功德之盛以漢祖方之彼不足準即位十有五年

太宗以武德九年即聖德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屢以

帝位至是十有五年

安危繫意方欲納用忠良開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

齊桓公

齊君名小白

與管仲鮑叔牙甯戚

三人皆齊相

四人飲

桓公謂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乎

為去聲諸侯自稱曰寡人言寡德之

也叔牙奉觴而起曰

奉音捧

願公無忘出在莒時

桓公初出

奔於莒鮑叔為之傳

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

桓公立謂魯曰管仲雖也請得

甘心醢之。管仲請囚叔牙。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迎受之。及堂阜而脫桎梏。甯戚嘗侯桓公出。扣牛角歌曰。南山矸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纒至胷。從昏飯牛至夜半。公遂召之為相。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太宗謂徵曰。朕必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也。按通鑑十三文泰遏絕西域朝貢。伊吾既內屬。高昌又與西突厥共擊之。上徵其臣阿史那矩。文泰不遣。中國人在突厥者。或奔高昌。詔使歸之。亦不遣。又與西突厥共破焉耆。上遣使責之。文泰語不遜。於是詔侯君集等擊之。遂降。由此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為唐之極盛焉。

愚按唐虞之世。雍熙泰和。帝治之極盛也。聖君賢相。夫豈有是哉。茲所以保雍熙泰和之盛也。今觀高昌既平。土宇極盛。太宗有兢兢保治之言。魏徵有諄諄鑒戒之意。茲所以成貞觀太平之盛也。然古帝王傳心之學。其要在於欽而儆。戒之際。尤謹於欽之一辭。蓋敬者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帝王授受之懿。在此其發於言者。皆由於心也。故能無怠無荒。謹終如始。為人上者。佩太宗君臣鑒戒之言。體帝王心學之要。則豈惟貞觀可以進於三代之上矣。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君為元首。臣作

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

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

致理。禮云。人以君為心。君以人為體。心莊則體舒。心

肅則容敬。禮緇衣篇之辭。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

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隋音墮。虞書臯陶廣歌之辭。

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

臣相遇。夫音扶。後同。自古為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水

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內盡

心膂。音旅。外竭股肱。和若鹽梅。商書高宗命傳說曰。固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固

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王

遊於鳳凰之墟。韞系解顧。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結之。

豈周文之朝。盡為俊乂。聖明之代。獨無君子者哉。但

知與不知。禮與不禮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韓信

項氏之亡命。殷湯致禮。定王業於南巢。漢祖登壇。成

帝功於垓下。若夏桀不棄於伊尹。項羽垂恩於韓信。

寧肯敗已成之國。為滅亡之虜乎。媵音胤。垓音該。伊

摯。湯三聘之。遂佐湯伐桀。放桀於南巢之地。有莘國名。送女曰媵。湯妃有莘氏之女也。史記謂伊尹欲行

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說湯致於王

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韓姓。信名也。淮陰人。數以

策干項羽。羽弗聽。信亡歸漢。高祖用蕭何言。於是擇

日。齊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後圍羽於垓下之地。

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於

周。仲尼稱其仁。莫有非之者。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

遂去之。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箕子。紂之庶兄。諫紂不聽。不聽。被囚為奴。武王即倍訪之。箕子為陳洪範九疇。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禮記稱魯穆公問於

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禮記稱魯穆公問於

子思曰。穆公。魯君名顯。子為舊君反服。古歟。為去聲。



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

泉

隊音墜。泉禮作淵。蓋避高祖諱。故以泉代淵。

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

反服之禮之有

禮檀弓篇之辭。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

事君如之何晏子對曰有難不死

難去聲。後同。

出亡不送

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

疏平聲。

有難不死出亡

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

而見納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

是妄死也諫不見納出亡而送是詐忠也春秋左氏

傳曰

傳去聲。春秋孔子所作。而左氏為傳。

崔杼弑齊莊公

崔杼齊臣崔武子也。莊公

名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

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為

社稷死則死之

為去聲。後同。

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

為已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

與三踊而出

枕去聲。踊音勇。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孟子曰君視臣如

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

君視臣如糞土臣視君如寇讎

孟子告齊宣王之辭。

雖臣之事

君無二志至於去就之節當緣恩之厚薄然則為人

主者

為如字。後同。

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朝群臣當

主樞機之寄者或地隣秦晉或業與經綸

與音預。

並立

事立功皆一時之選處之衡軸處上聲為任重矣任之

雖重信之未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

心懷苟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名教

不興而可與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

聞國家重惜功臣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間去聲

然但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

不可以為政君嚴其禁臣或犯之況上啓其源下必

有甚川壅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

手足此則君開一源下生百端之變無不亂者也禮

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禮曲禮篇之辭若憎而不知

其善則為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為惡者寔繁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詩小雅巧言篇之辭然則古人之震

怒將以懲惡當今之威罰所以長姦長音掌後同此非唐

虞之心也非禹湯之事也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周書武王誓師之辭荀卿子名況趙人卿者時人相曰君舟也

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此本家語之辭故

孔子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故唐虞戰戰

慄慄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

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國之常也為理

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

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至理，豈可得乎？又政貴有恒，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據，乘平聲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其位，罰非其辜。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難如字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咎，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大臣苟免，則譎詐萌生。譎詐萌生，則矯偽成俗。矯偽成俗，則不可以臻

至理矣。又委任大臣，欲其盡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則為不盡。若舉得其人，何嫌於故舊？若舉非其任，何貴於踈遠？待之不盡，誠信何以責其忠恕哉？臣雖或有失之，君亦未為得也。夫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為下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禮緇衣篇之辭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理矣。當今群臣之內，遠在一方，流言

三至而不投杼者

秦甘茂告秦王曰：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

若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及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

王之投杼也。

臣竊思度

待洛切

未見其人。夫以四海之廣，士

庶之衆。豈無一二可信之人哉。蓋信之則無不可疑。之則無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夫以一介庸夫。結為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況君臣契合。寄同魚水。若君為堯舜。臣為稷契。音泄。稷農官。舜命棄曰。汝后稷。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豈有遇小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當今之功業。誠能博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皇可追而四。三皇。史記謂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也。孔安國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一說謂天皇。地皇。人皇。未詳孰是。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漢。夫何足數。上聲。

### 太宗深嘉納之。

范氏祖禹曰。昔衛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故失國。出奔。且大臣之所任者大。小臣之所任者小。而偏聽之。蔽。鮮有不敗事者也。唐氏仲友曰。此魏徵論聽納任用之要。人君必先知此。然後能任君子。去小人。納忠諫。察奸言。以太宗之聰明。惟其道學之淺。至於聽言任用之間。數領鄭公之諫。而非諫之左。挈右提。則移於小人。惑於奸言多矣。此徵最有功於貞觀者。於格非近之矣。

愚按。太宗於是臨御久矣。魏徵竭誠進諫。惓惓於慎終如始之言。至此疏復以君臣同心一體。詳譬而曲陳之。甚若致戒於庸君。常主之前。其愛君亦云至矣。且終之曰。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夏殷周漢。夫何足數。皇道尚矣。五帝之德。蔑以加矣。嘗觀典謨。所陳都兪。吁咈於一堂之上。始而克艱之戒。終之明良之歌。而其要領。則在欽哉之一言。君臣同心。其在是也。魏徵

四三皇六五帝之說亦所謂責難於君者歟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特進魏徵曰朕克己為政仰企前列至於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常以為稱首朕皆庶幾自勉幾平聲人苦不能自見不知朕之所行何等優劣徵對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則內平禍亂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諸黎元各有生業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與仁願陛下自彊不息必可致也

愚按太宗以德仁功利歧而言之而魏徵之對亦未得為知言也蓋德仁本也功利用也德與仁則功利在其中所謂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外德與仁而言功利則非聖賢所謂功利矣

昔孟子告梁惠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正以仁義乃所以利之言仁義而利在其中也積德累仁則豐功厚利莫大焉政恐未之能爾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草創之主至于子孫多亂何也司空房玄齡曰此為幼主為去聲生長深

宮長音少居富貴少去聲未嘗識人間情偽理國安危

所以為政多亂太宗曰公意推過於主朕則歸咎於臣夫功臣子弟扶音多無才行去聲藉祖父資蔭遂處

大官處上聲德義不修奢縱是好去聲主既幼弱臣又不

才顛而不扶豈能無亂隋煬帝錄宇文述在藩之功

擢化及於高位不思報效翻行弒逆化及隋相宇文述之子為右屯

衛將軍武德初。弒煬帝於江都。立秦王浩。復殺浩。此自立。稱許帝。二年。竇建德破化。及於聊城。殺之。

非臣下之過歟。朕發此言。欲公等戒勗子弟。使無憊

過。即家國之慶也。太宗又曰。化及與玄感。即隋大臣

受恩深者。子孫皆反。其故何也。玄感。隋相楊素之子。兵黎陽。圍東都。隋主命宇文述等討之。遂敗死。岑文本對曰。君子乃能懷德

荷恩。荷。去聲。玄感化及之徒。並小人也。古人所以貴君

子而賤小人。太宗曰。然。

愚按。古者諸侯有世封。公卿大夫無世官。何也。蓋諸侯有大臣輔佐。自非其人。民有受其害者矣。有先世公卿大夫。一非其人。民有受其害者矣。有周盛世。自諸侯入為公卿。必君呂伋召虎而後可也。自兩漢以來。未聞宰相大臣有世官者。煬帝無道。事不師古。玄感化及之禍。自取之耳。太

宗問守成之君。何以多亂。玄齡以為幼主生長深宮。不識人間情偽。所以多亂。其說是矣。太宗廼歸咎於功臣之子弟。則愚不知其何說也。今觀太宗之後。近而高宗中宗之昏庸。遠而穆敬懿。僖之謬戾。馴致亂亡。咸其自取。豈功臣子弟之罪乎。

擇官第七。凡十章。

貞觀元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致理之本。惟在於審

量才授職。量。平聲。後同。務省官負。故書稱任官惟賢才。又

云。官不必備。惟其人。商周書。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

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

於畫地作餅。不可食也。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詩小雅。

又孔子曰。官事不攝。焉得儉。孔子言管仲之

辭。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史記。商君問趙良曰。五穀大夫賢。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士之諤。諤。狐。此皆載在經。

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此皆載在經。

與不能具道。當須更併省官。負使得各當所任。各當

去聲。則無為而理矣。卿宜詳思此理。量定庶官。負位。玄

齡等由是所置文武總六百四十員。太宗從之。因謂

玄齡曰。自此儻有樂工雜類。假使術逾儕輩者。只可

特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與夫朝賢君

子夫音比肩而立。比音同坐而食。遣諸衣冠以為恥

累。良偽切。按通鑑。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負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勒赴省選。集

者七千餘人。吏部劉林甫。隨材銓叙。各得其所。時人稱之。上謂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負多。命併省留文

武總六百四十三員。百官志曰。太宗省內外官。

朱氏黼曰。有事則有職。有職則有官。理也。古人以

事任人。事省則職省。故有有職而無官。後世以人

任官。人增則官增。故有有官而無職。有職而無官。

非廢事也。或一官而兼數職。有官而無職。非增事

也。或一職而任數人。周官雖多。非皆具負也。考之

周禮。名存而實不備。職具而官不除者。尚多。貞觀

之制。非不甚美矣。然負外置已見於當時。將何以

一流品。杜將來哉。其後宰相或至數人。負外官至

二千餘員。其末流之弊。未必非太宗啓之。

愚按。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古之建官簡矣。然九官四岳。十二牧。實二十五

人。而書稱二百二十二人。蓋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

者也。周官三百六十。總計六萬三千六百有奇。

周之建官。雖多。然周禮者。周公未行之書也。書

稱召公以太保兼冢宰。畢公以太師兼司馬。蓋

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者也。後世建官。既冗。復

無攝事。太宗深懲斯弊。省內外官。文武總六百

四十負。自後世觀之。可謂省之極矣。然房玄齡以僕射而兼領度支。魏徵以侍中而兼東宮官。蓋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者矣。愚嘗論貞觀之善政。當以省官為首。何也。易於選擇。上不至於失人。俸祿易供。下不憂於厚歛。權任專一。無避事苟免之患。負數不多。無紛更生事之憂。官冗則四者反是。厥後兵部之職分於樞密。戶部之職分於三司。監軍侵監司之權。州將奪太守之任。貞觀之外。善政陳矣。夫後世之天下。猶貞觀之天下。太宗何以致是哉。切謂其大要有二。一曰息奔競。二曰裁嬖幸。蓋奔競之風盛。則負多而闕少。官不得以不增也。嬖倖之門多。則私恩無所施。官不得以不增也。斯二者。省官之本也。有志於貞觀之治者。盍亦反其本而已。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助朕憂勞。廣開耳目。求訪賢哲。比聞公等比音鼻聽受辭

訟。日有數百。此則讀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賢哉。因

敕尚書省。唐制。尚書謂之都省。置令一人。典領百官。貞觀中。以太宗曾為之。故缺而不置。其次

左右僕射各一人。左右丞各一人。其屬有六部。庶務皆會決焉。凡符移關牒。必遣於都省。乃下。天下大事

不決者。皆細碎務。皆付左右丞。唐制。掌辨六官之儀。上都省。吏戶禮三部。左丞總焉。惟寬滯大事。合聞奏者

不當者。吏戶禮三部。右丞總焉。

關於僕射。

范氏祖禹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親細務。可謂能任以其職矣。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

又列于庶位。此相之職也。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胡氏寅曰。宰相受詞。既非古制。然當之者未有以為不可。雖賢如房杜。亦且行之。何也。其說有五。無

則經濟之畧。姑以是為勤於所職者。一也。人君明察。則不敢當權。而以吏事自為者。二也。才用粗淺。熟



於有司之務。躡躡其任。益以勉勉者。三也。上不知治本。而責成於叢脞。因以奉承之者。四也。實侵大權。故治文案以助其君者。五也。若誠知宰相職分。必不肯然矣。房杜之才。非能賢於太宗。故太宗如是而止。固不能為太甲。高宗成王之事也。

唐氏仲友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蓋其位愈尊。其事愈要。其任愈逸。其位愈卑。其事愈詳。其任愈勞。太宗以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當矣。責宰相以廣耳目。訪賢才。亦當矣。雖然。廣耳目。訪賢才。坐論大事。在房杜任之。尚恐未能無愧古人。而參之以封倫揚師道之屬。可乎。是知宰相之職。而未得擇宰相之道也。

愚按。人主之職。在論一相。一相之職。在任百官。此君相之要道也。受詞誠非為相之體。然大臣慮四方。豈惟高虛拱揖以自居哉。畢公周之元老大臣也。克勤小物。弼亮四世。小物非細務乎。昔陳平不答錢穀決獄之問。而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此言固大矣。然錢穀

國計。民命所關。冢宰之所制者也。獄者。生民之司命。二公之所當參聽者也。此皆裁成輔相以左右生民者。而曰宰相不當知。則所職者何事邪。太宗敕宰相勿親細務。特不可下行有司之事耳。克勤小物。以弼亮天子。有古人之相業在。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間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唐制。武德七年。改總管曰都督。掌諸州兵馬甲械城隍刺史見前堪養百姓以否。故於屏風上錄

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於名下。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

輩實理亂所繫。尤須得人。

愚按。自秦罷侯置守之後。郡守古諸侯。其關繫民生。至不輕也。漢宣帝謂與我共理者。惟良二

千石。太宗謂治民之本在刺史。斯言也。真知本者矣。然宣帝以刑名繩下。故當時固多循吏。而未免有酷吏。太宗英明仁恕。故當時居多循吏。而無酷吏。此又二帝之優劣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右僕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

得人。比來比音鼻命卿舉賢。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

卿宜分朕憂勞。卿既不言。朕將安寄。對曰。臣愚豈敢

不盡情。但今未見有奇才異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

人如器。皆取士於當時。不借才於異代。豈得待夢傳

說。音悅。傳說商賢相也。武丁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

為相。立逢呂尚。呂周太公也。本姓姜。從其封姓。周西

陽與語。大悅。遂載與俱歸。立為師。然後為政乎。且

何代無賢。但患遺而不知耳。德彝慙赧而退。赧奴版

也。按史傳係元年二月。帝謂封倫曰。大理之職。人命

所懸。此官極須妙選。公直。倫未對。帝曰。戴胄忠直。每

又謂倫曰云云。

孫氏甫曰。大臣之職。薦達人才。固非細事。天下之

大。群任之。衆可容。一日乏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

不能。器而使之。衆職舉矣。豈有人主責其舉賢。已

未推薦。但言無奇才異能。上欲欺主之明。下欲蔽

天下之善。此真姦人也。蓋姦人不樂進賢。其情有

三。保位固寵。常懼失之。以賢者既用。必建立功業。

掩已之名。見己之過。名滅過露。則位不能保。寵不

能固。其情一也。姦人立私。必人附己。乃引之。賢者

進退以道。不肯趨附。姦人以謂不附己。而引之。則

不知己之恩。不知恩。則不為己之黨。其情二也。姦

人心既不公。知人不明。雖遇賢才。不能深識。慮引

而進之。或有大過。為己之累。其情三也。封倫之情。

正在於此。太宗以前代未常乏人。主能照姦人之情。

辭。可謂能照姦人之情者。也。人主能照姦人之情。

則賢者進矣。

胡氏寅曰。舉賢才而效之君。大臣職也。為大臣而無所舉。人主詰之。是也。若出此令而委之房杜王魏。非惟不應後志。亦必各得其人矣。乃以望於封倫。且取人以身。不誣之理也。倫非賢者。安能知賢。若舉其類集于朝廷。豈非大憂乎。是則非特倫無知人之鑒。而太宗於倫亦初不知其姦邪也。信難知人之我。

愚按。封倫諂佞人也。其在隋。附麗虞世基。諂順其主。得群臣表疏。則屏而不奏。鞫獄用法。則峻文深刻。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以隆。而孤隋之政日以壞。皆倫所為也。以若所為。烏知所謂舉善薦賢之義哉。其曰未有奇才異能。蓋未有如己者耳。是猶以隋事唐也。太宗雖愧於知人之明。幸不惑其說。然之入也。屏斥有餘地矣。

貞觀三年。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比見比音吏

部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去聲。後同。數年之

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獲

善人。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鄉閭。州郡貢之。然

後入用。故當時號為多士。今每年選集。選。去聲。後同。向數

千人。厚貌飾詞。不可知悉。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銓

簡之理。實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將依漢時

法令。本州辟召。令。平聲。會功臣等將行世封事。遂止。

愚按。古者取士之法。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司徒升之學。大樂正升之司馬。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未仕之前。凡經四級。已任之後。又經三級。其詳且重如此。故嘗謂後世取人之道。不能復成周之法。皆苟焉而已。今觀太宗問如何可獲善人。大

我問乎。如晦政當告以成周取士之法。可也。乃以兩漢辟召之事為對。何其陋哉。厥後竟以將行世封不及施行。後世惜焉。然使真能行辟召之法。又豈足以致成周多士之隆乎。

貞觀六年。太宗謂魏徵曰。古人云。王者須為官擇人。

為去聲。

不可造次即用。造七切。朕今行一事。則為天下所

觀。出一言。則為天下所聽。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勸。誤

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當去聲。無功者自退。

罰當其罪。為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

須慎擇。徵對曰。知人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虞書

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

去聲。

若知其善。然後用之。設令此人。令平聲。不能濟

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強幹。為害極多。但亂代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欲進君子。退小人。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行者。不亦異乎。

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禮作樂。孔子以為才。此古人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

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

於世也。王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宜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與。

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恐其或進也。豈可先用之。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全之人乎。徵

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王之治也。

愚按春秋傳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是以才兼德而言之也司馬氏曰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是以才對德而言之也學者安所折衷哉愚聞之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程子曰才稟於氣氣有清濁朱子曰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以事理考之程子之言為密由此觀之春秋傳之言即孟子之意也司馬氏之言即程子之意也然司馬氏之言密矣馬氏之言即程子之意也然司馬氏之言密矣范氏譏魏徵不當言亂代求才不顧其行其說是也然謂才行無所分別則將如程子之言何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理天下者以人為本欲令百姓安樂令平聲惟在刺史縣令縣令既眾不可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悉稱聖意稱去聲則陛下可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

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遷擢為將相

並去聲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漢世郡守入為

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獨重內臣外刺史

縣令遂輕其選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太宗因謂

侍臣曰刺史朕當自簡擇縣令詔京官五品已上各

舉一人按史傳此與諫營造奢侈及

論太子諸王定分同一疏

孫氏洙曰民者國之本也守令民之本也故擇其人

子列爵頌祿非為臣下皆以為民也故擇其人

牧養之重其任以付責之假其權以安固之厚其

祿以寵利之上之責吏一本於民下之報上一本

於民則民重矣民重則守令重守令重則天下國

家重矣輕守令是輕民也民輕則天下國家輕矣

可不慎歟昔漢制郡守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

又出諫大夫補郡吏有治效者璽書勉勵增秩賜

金而不輟遷公卿缺則選其尤異者用之故良吏於是為盛知所重也魏晉以下謂居朝者為要職也唐之失亦然故內職常遷外選常滯然守宰之植風迹者猶班班可言也

胡氏寅曰刺史至多人君安能徧識人才委大臣謹舉可也縣令卑而尤衆近民尤甚尤不可不擇必欲得人使為縣有政績舉其人可也若展轉求之則千百賢令亦可致矣人各有才其用不同則識趣各異京官五品以上

安能皆得縣令之才乎唐氏仲友曰周之意蓋謂察之於已任則民被害不如悉以才德選則所得多矣

愚按聖人以天下為一家朝廷其堂奧州縣其戶庭也唐虞之時百揆統九官四岳統十二牧故曰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邦咸寧何內外之重輕哉唐有天下於重內輕外之時下至縣令士多不屑為之夫令親民之尤者也以輕心處之謂之何哉馬周之言其

知體要者與為天下者莫先於謹擇守令太宗之言固善矣然刺史錄名屏上著政績善惡可重之平均朝堂擇刺史都督刺史都督舉縣令也

貞觀十一年治書侍御史劉洎以為左右丞宜特加精簡上疏曰臣聞尚書萬機寔為政本伏尋此選授

任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左右僕射及六部是為八座漢志曰斯乃文昌

二丞方於管轄二丞左右丞也六爰至曹郎天府衆務淵藪

上應列宿音秀漢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稱去聲竊位興譏

伏見比來比音鼻尚書省詔敕稽停稽音文案壅滯

臣誠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尚書令及僕射也

于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  
 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應。彈。並。平聲。無所迴避。陛  
 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  
 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網維不舉。並為勳親  
 在位。為。去。聲。器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  
 雖欲自強。先懼囂謗。囂。音。枵。浮。薄。也。所以郎中予奪。予。上。聲。惟  
 事諮稟。尚書依違。不能斷決。或糾彈聞奏。故事稽延。  
 案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  
 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為  
 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為奉公。莫論當否。便。論。並。平聲。當。

去聲。互相姑息。惟事彌縫。且選眾授能。非才莫舉。天工

人代。虞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言人君代天理物。官所治皆天事。焉可妄加。焉。於。切。至

於懿戚元勳。但宜優其禮秩。或年高及耄。音冒。八十。九。十。曰。耄。

或積病智昏。既無益於時宜。當置之以閒逸。又妨賢

路。殊為不可。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尚書左右丞及左

右郎中。唐制。副二丞。所轄諸司事。署錄目。勘稽。失知。省內宿直之事。如並得人。自

然網維備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疏奏。

尋以洎為尚書左丞。

張氏九成曰。觀洎以章疏白尚書。非人之弊。務欲擇賢任職。整綱維。振稽滯。此皆詳練治體。深達政本。惜乎忠誠憂國。不密其身。宜來者之戒也。

愚按唐制三省尚書省居其首樞機之要也尚書令掌典領百官其屬有六左右僕射統理六官為令之貳皆宰相也左丞則總吏部戶部禮部右丞則總兵部刑部工部其所關繫豈小哉劉洎以剛直果敢之才當糾彈舉劾之任於是而極言委任之弊其陳精簡之方可謂知政本稱厥職矣太宗即以洎為左丞可謂知人也已以太宗之器使人才後之人主所宜為法也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太平後必有大亂大亂後必有太平大亂之後即是太平之運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公等既不知賢朕又不可徧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令平聲於後同於事何如魏徵對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為難自知誠亦不易以切致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

長澆競之風

長音

不可令其自舉

愚按太宗急於得天下之賢於是有人自舉之議魏徵以為知人既難自知不易若令自舉恐長澆競之風誠為知言也夫三代盛時比閭族黨州鄉迤迤而考其德行道藝實與于王此所謂鄉舉里選也世道已降此制不復乃曰令人自舉吾見其自鬻而已矣非善論也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藉忠良作弼俊又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為而化矣故堯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巍巍之功舜舉八元使布五教內平外成周召光煥乎之



美周公名旦武王之弟召公名奭為周太保二公夾輔成王然則四岳唐虞官名掌四岳諸

侯之事或一九官舜命禹作司空稷播百穀契為司徒臯陶作士垂為共工益掌山澤

伯夷為秩宗夔典樂五臣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龍作納言是為九官

也十亂周書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亂治也十人謂周公奭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閎夭

散宜生南宮适其一文母論語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先儒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

姜治內豈惟生之於曩代而獨無於當今者哉在乎求

與不求好與不好耳好並去聲後同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

夫音孔翠犀象大宛之馬宛平聲大宛西域國漢武時李廣利破其國獲汗血

馬以獻西旅之獒西旅西夷國武王時貢獒犬高八尺曰獒或無足也或無

情也生於八荒之表塗遙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重平聲言

語不通必重譯而求也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

也況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

而不至哉臣以為與之為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

矣曾參字子輿子騫姓閔名損皆孔子弟子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論語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

其父母昆與之為忠則可使同乎龍逢比干矣龍逢

比干紂臣皆與之為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莊

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展禽魯大夫展獲名禽食邑柳下謚曰惠

與之為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伯夷叔齊孤竹國君之二子讓

國而逃諫然而今之群臣罕能貞白卓異者蓋求之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

有職分去聲。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

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

則觀其所不為。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

所長。揜其所短。進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

自勵。不勸而自勉矣。故說苑曰前漢光祿大夫劉向

後采傳記行事。人臣之行去聲。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

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

音現。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

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

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

數稱往古之行事數音。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

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去聲。絕其源。轉禍

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

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去聲。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

者貞臣也。六曰家國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

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

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

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

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

為樂

音洛後同

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

詖

音蔽

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妬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

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

去聲

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

以行說

音稅

內離骨肉之親外搆朝廷之亂如此者讒

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

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佞

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

比音鼻

以蔽主明使白黑無

別

彼列切

是非無間

去聲

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

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

處上聲後

同。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

思此人臣之術也禮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

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

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禮經解篇之辭

然則臣之情偽知

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為善者蒙賞

為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國家思

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

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

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

好惡並去聲後所惡惡之

同。所愛雖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此

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君之罰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踈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考事以正其實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不尚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暮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為人擇官為去聲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背音倍遠去聲則雖夙夜不怠

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書奏甚嘉納之

愚按大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臯陶為陳九德曰載采采言知人在於以德而驗於行事也然德雖有九豈能全哉魏徵進求賢審官之說而舉劉向六正六邪之論是則然矣然知人者惟在於辨君子小人邪正之分固難一一以某臣某臣律之也果君子邪則正人也聖良忠智貞直六正之德雖未必備未必不兼也果小人邪則邪人也具諂奸讒賊亡國六邪之惡雖未必備未必不兼也其曰知人則哲則明之極矣君子小人邪正之異何所逃於哲之中乎

貞觀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宮在長安縣武德八年置貞觀十年廢是年

復備授司農卿唐制掌倉儲李緯戶部尚書房玄齡

是時留守京城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但云李緯大好髭鬚更無他

語由是改授洛州刺史。

洛州今河南府路。

愚按太宗至是已倦于勤矣。玄齡以耆壽俊在厥服矣。翠微宴息。聞老臣有大好髭鬚之語。旋即改授。亦可謂留心治道者也。愚觀自古人君蓋有聞諫而不能改者。聞諫而能改者。斯為善矣。太宗之用李緯。玄齡未嘗諫也。特私有所議耳。太宗聞而遽改。迨近於不諫亦入者。眉山蘇氏謂太宗之從諫。近於聖。詎不信哉。

### 封建第八章

凡二章。

貞觀元年封中書令房玄齡為邦國公。兵部尚書杜如晦為蔡國公。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為齊國公。並為第一等食邑實封一千三百戶。皇從父淮安王神通

從去聲。後同。神通與高祖為從兄弟。上言義旗初起。從高祖平京師。典兵宿衛。封淮安王。

臣率兵先至。

隋大業十三年五月。高祖起兵太原。六月。傳檄稱義師。故曰義旗。神通自長安

入鄠南山。舉兵應太。原。從平京師有功。今玄齡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

臣竊不服。太宗曰。國家大事。惟賞與罰。賞當其勞。

聲後同。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咸懼。則知賞罰

不可輕行也。今計勲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畫定

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

功居第一。

推他回切。漢高祖論功行封。群臣爭功。不決。帝以蕭何功盛。先封。鄭侯。功臣皆曰。何無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居臣等上。何也。帝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得

獸耳。功狗也。何之功。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愛惜。但以

不可緣私濫與勲臣同賞矣。由是諸功臣自相謂曰。

陛下以至公賞不私其親。吾屬何可妄訴。初高祖舉宗正籍弟姪再從三從孩童已上封王者數十人。至是太宗謂群臣曰。自兩漢已降。惟封子及兄弟。其疎

遠者。非有大功如漢之賈澤。漢高祖封從兄弟賈為荆王。從祖昆弟澤為燕

王並為將軍有功。並不得受封。若一切封王。多給力役。乃至

勞苦萬姓。以養己之親屬。於是宗室先封郡王。其間

無功者皆降為縣公。按本紀降封事。係武德九年十

唐興務廣藩鎮。故從昆弟子自勝衣已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

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茅土。所以別親疏也。

先朝示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

以養己之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為公。惟有功者不

降。故道彥等並降封公。由是言之。其初所封郡王者。

後所降皆郡公也。縣字疑衍。

愚按三代有國。大封同姓異姓。親親賢賢。褒表功德。示天下以至公也。豈為一家之私哉。周公

至親。太公異姓。皆祚大國。以功德也。豈避至親之嫌哉。唐封功臣。雖非祚土。而爵滿食邑。禮典

隆重。雖以皇從父之言。而亦示以賞不可私之說。猶有褒表功德之遺意。至如降封宗族弟姪

以明有功。尤足以見至公也。

貞觀十一年。太宗以周封子弟八百餘年。秦罷諸侯。

二世而滅。呂后欲危劉氏。終賴宗室獲安。呂后名雉。漢高祖后。

惠帝母也。惠帝崩。呂后臨朝。欲王諸呂。擅權。朱虛侯劉章因侍宴。以軍法斬諸呂一人。自是諸呂憚

益。劉氏封建親賢。當是子孫長久之道。乃定制。以子

弟荆州都督荆王元景高祖第六子安州都督吳王恪太宗

次子也等二十一人又以功臣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

尚書左僕射宋州刺史房玄齡等一十四人並為世

襲刺史禮部侍郎尚書之貳李百藥字重規定州人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

之貞觀初拜中書舍人後遷是職復授右庶子卒謚曰康奏論駁世封事曰臣聞

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聞

理定之規以弘長代之業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

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

矣咸云周過其數昔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後歷三十七主八百六十七年過

其數也秦不及期初秦皇謂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後存二世被弒子嬰降漢不及期也

亡之理在於郡國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皇王之

並建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幹相持

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背音倍商書傳

說告高宗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棄先王之道剪華恃險罷侯置守

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夫號呼而

七廟隳祀彌平聲禮天子七廟賈誼曰斬華為城因河為津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萬

世之業也秦皇沒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臣以為自

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玄冊名帝籙締構遇

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期雖魏武携養之資曹操沛人

父嵩為漢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操子不受漢禪國號魏追號操為武皇帝漢高

徒役之賤

漢高祖。姓劉。名邦。字季沛人。初為泗上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必

皆亡。乃縱所送徒。徒中願從者十餘人。由是起兵。

非止意有覲覲推之亦不

能去也

推他。回切。若其獄訟不歸。孟子曰。獄訟者不歸。之堯之子而之舜。菁華

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

虞書贊堯之辭。謂德之大。光顯被及于四外也。

舜之上齊七政

虞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謂日月五星也。非止情存揖

讓守之亦不可焉以放勛重華之德

放。上聲。勛。與勳同。重。平聲。放。勳者。總言堯之德。重華者。總言舜之德。史記因以為堯舜之名。

尚不能克昌厥後是

知祚之長短必在於天時政或興衰有關於人事隆

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

器尚存斯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

返

周昭王德衰。南巡。濟于漢。人惡之。以膠舟。東遷。避進。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沒水中。

逼

周平王東遷。維裡祀闕如。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邑。以避戎寇。

漸有累於封建焉

累。去聲。暴秦運距閏餘數終百六。秦世

為閏餘百六為周之阨數也。漢王莽傳云。餘分閏位。陽九之阨。百六之會。謂莽為閏位。百六為漢之阨數。

也。律曆志曰。易九。九。初。入元。百六。注。易。交。有。九。六。七。八。百六。與。三百七十四。六。乘。八。之。數。也。六。八。四。十。

八。合。為。四。百。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啓

誦。啓。夏。禹。之。子。誦。周。武。王。之。子。成。王。也。借使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履

李斯王綰皆秦丞相。四履。為。諸侯。而。有。四。方。所。履。踐。之。界。也。將。閭。子。嬰。之。徒。俱。啓

千乘。將。閭。秦。公。子。為。二。世。所。殺。子。嬰。始。皇。之。孫。趙。高。立。為。秦。王。後。殺。高。降。漢。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

出。兵。車。千。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乘。者。也。



漢高祖應赤帝子之讖。隆準而龍顏。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

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

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五服者。要荒也。虞夏制。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曰甸服。甸

服外又各五百里。曰侯服。侯服外又各五百里。曰綏服。綏服外又各五百里。曰要服。要服外又各五百里。曰蠻服。蠻服外又各五百里。曰鎮服。鎮服外又各五百里。曰藩服。藩服外又各五百里。曰甸服。甸

百里。曰荒服。周制乃分其五服為九。見周禮。王畿

千里之間。俱為采地。周制。天子畿內之地。方千里。詩曰。邠畿千里。是也。采地者。天子

之卿大夫。邑地也。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易大傳曰。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此言雖

虞夏之時。已不可行。上古之法也。用象刑之典。治

劉曹之末。虞書曰。象以典刑。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劉漢之姓。曹魏之姓。言漢魏

之時。又豈可以帝紀網施。秦斷可知焉。鑿船求劍。未

見其可。鑿。音刻。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遂刻其舟。曰。是吾劍所從水也。舟

已行而劍不行。若此。膠柱成文。彌多所惑。揚子曰。以

求劍而不劍。其惑乎。膠柱成文。彌多所惑。揚子曰。以

治將來。譬猶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左傳。宣

公三年。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

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

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白馬素車。無復

藩維之援。漢高祖初至霸上。使人約降秦。王子嬰繫

而。不悟望夷之釁。秦相趙高弒。未堪羿浞之災。羿。音

降。夏帝相。既立。后羿有窮氏篡位。帝相徙商丘。羿射于

豷。獵。信用寒浞。浞後殺羿自立為帝。因羿之室生子

後。滅。立帝相。夏之貴臣殺浞。既罹高貴之殃。魏高貴

鄉公。名髦。文帝之孫。嗣明帝位。六年。司馬寧異申繒

昭。擅政。遂勒兵誅昭。而敗。為昭黨所弒。

之酷

周幽王嬖褒姒而廢申后。立褒姒之子伯服。此而黜太子申侯怒與繒及犬戎殺王驪山下。

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

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音餅詩曰。价人維藩。大邦維屏。化為

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陵弱眾暴寡疆場彼此干戈

侵伐狐貍之役女子盡鬻莊華切。髮麻髮合結也。左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

鄆滅紇救鄆侵邾敗于狐貍國逆喪者皆鬻魯於是乎鬻禮記曰。魯婦人鬻而弔。峻陵之師

隻輪不反公羊傳。僖公二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穀。匹馬隻輪無反者。斯蓋略

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上平聲。陸士衡名機。晉吳郡人。以聖王經

國義在封建。著五等諸侯論。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

其天邑嗣王謂周惠王襄王悼王也。委九鼎謂三王棄國出奔也。凶族謂王子頹王子帶王子朝

也。據天邑謂天子據國僭位也。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

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治之寄刺

舉分竹何世無人漢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乃聽受之。以

代古之圭璋也。至使地或呈祥天不受寶前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有甘露嘉禾鳳麟之瑞。民稱父母讀

守政化大行嘉禾生鳳凰集後漢秦彭為潁川太守有甘露嘉禾鳳麟之瑞。

甫杜前漢邵信臣為河南太守視民如子。號曰邵父。後漢杜詩為南陽太守為政清平。民為之語曰。前有

邵父後漢孟嘗為合浦太守郡產珠先有杜母政比神明守多貪珠徒交趾人物無資嘗至

華前弊去珠復還百姓反業謂為神明。曹元首魏人。上六代方區區然

稱與人共其樂者樂音洛。後同。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

者人必拯其危豈容以為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

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落。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徵舒平聲。左傳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宣儀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而殺之。子也。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麀音幽。牝鹿也。聚麀。謂無禮也。衛宣公納子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逃。壽竊其節先往。賊殺之。伋哀之。作二子殺我。壽何罪。賊又殺之。國人乃云為已思治。豈若是乎。為去聲。後同。內外群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

而為言。獨照神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勛華既往。至公之道斯乖。況晉氏失馭。寓縣崩離。晉司馬氏初受魏禪。後魏乘時。華夷雜處。乘平聲。後魏拓拔氏重遜于宋。後魏乘時。華夷雜處。本北狄種。改姓元氏。重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重平聲。習文者。學長短。從橫之術。從音蹤。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為狙詐之階。彌長澆淳之俗。長音掌。開皇在運。開皇隋文帝年號。因藉外家。驅御群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明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人不見德。文帝在位十四年。及大業嗣立。大業煬帝年號。世道交喪。一人一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

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曆，情深致

理。綜覈前王，雖至道無名，言象所紀，略陳梗槩，實所

庶幾。平聲愛敬烝烝，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虞書稱舜曰克諧以

孝。烝烝，又。訪安內豎，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禮記曰：不格姦。

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曰：安。文王乃喜。日中

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食。每憲司讞罪，尚書

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舉，以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

仁心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讞音碾。議也。說

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之民，各自以

其心為心。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鄙訥，無棄芻蕘。

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

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後漢楊秉為

儉。計日受祿。餘俸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後漢何並為潁川太守，清

每之官。妻子不入官舍。班條之貴，食不舉火。後漢左雄為冀州

火。常食乾飯。剖符之重，居惟飲水。晉鄧攸為吳郡太守，載

南陽太守，弊布裹身。後漢羊續為南陽太守，常敝衣

已。萊蕪縣長，凝塵生甑。長音掌。後漢范丹為萊蕪縣

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專云為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爵

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弑君，亂常干紀，春

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春秋始魯隱公元年終哀公

二百者舉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睢音綏左傳僖

大數也。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睢水名。此水受汴入

泗。有妖神。東夷祀之。鄫子小國之君。乃殺而祭之。非

禮也。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魯道有蕩詩載驅篇之

姜氏會齊侯者凡六。故齊人作縱使西漢哀平之際

是詩以刺文姜來會齊襄公也。前漢都長安故曰西漢哀帝名欣定陶恭王

之子平帝名在山上孝王之子皆元帝之庶孫。東洛桓

靈之時。後漢都洛陽故曰東洛桓帝名志。下吏淫暴

必不至此為政之理。後為如字。可以一言蔽焉。伏惟陛

下握紀御天膺期啓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祲於寰

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施平聲。妙萬物

帝堯之求諫也。訥當作陋。虞書曰。弘獎名教勸勵學

徒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

也。相去聲。論語曰。夫。群臣以宮中暑濕寢饋或乖請

移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十家之產竟抑子來之願

不吝陰陽之感以安卑陋之居頃歲霜儉普天饑饉

喪亂甫爾倉廩空虛聖情矜愍勤加賑恤竟無一人

流離道路猶且食惟藜藿樂徹篋簾。上音筍。下音巨。縣鐘鼓之拊也。

多一字

皆以木為之。橫。言必悽動貌成癯瘦公旦喜於重譯

重平聲。旦周公名。史記曰。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

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文命矜其即叙。文命史

禹名。夏書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即。陛下就也。言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於西戎也。

每見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悉井切。凝神動

慮。恐安勞中國。以求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

時之茂實。心切憂勞。志絕遊幸。每旦視朝。音潮。聽受無

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

論是非。論平聲。備盡肝膈。惟及政事。更無異辭。纔日昃。

必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閒。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

玄言。間去聲。乙夜忘疲。太宗嘗曰。若不甲夜視事。中宵

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

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朞月之間。彌綸天壤。而

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久。難以卒變。卒音粹。請

待。斲雕成器。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

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易稱天

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易豐卦彖傳之辭。美哉斯言也。

中書舍人馬周又上疏曰。伏見詔書。令宗室勲賢。平令。

聲。作鎮藩部。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

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緒裔承

守。與國無疆。可使世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

均之子。堯之子曰丹朱。舜之子曰商均。皆不肖。況下此以還。而欲以父

取兒。恐失之遠矣。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逸則兆庶

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政欲絕之也。則子文之理猶

在。子文。楚令尹。姓鬬。名穀。於菟。其孫克。黃使齊復命。自拘於司寇。王思子文之治。日子文。無後。何以勸

善。使復其官。政欲留之也。而樂厲之惡已彰。厲音黠。樂姓。武子之子也。晉士鞅曰。樂厲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厲死。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章。後盈見

逐。盈。厲之子也。晉士鞅曰。樂厲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厲死。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章。後盈見

之子也。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現音則寧使割恩

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嚮之所謂愛之者乃適所

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古者天子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取其方面。直

以白茅。授之。使立社於其國。疇其戶邑。必有材行。去聲。隨器方授。則

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良偽切昔漢光武不任功

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由得其術也。願陛下

深思其宜。使夫扶音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太

宗並嘉納其言。於是竟罷子弟及功臣世襲刺史。按

鑑。貞觀五年。上令群臣議封建。魏徵以為若封建。則

御。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歛。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

畿外。若盡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

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云。顏師古

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

互相維持。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為置官察。

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福。朝貢禮儀。具

為條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十一月。詔宗室勲賢。作

鎮藩部云云。十三年二月。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

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上疏云云。會長孫無

賜其性命之恩。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於上。且言臣等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柰何棄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亦通義。意欲朕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強公等以茅土耶。詔傳世。封刺史。與此章所紀年。不同。今備錄于此。亦以見唐世議封建之始末云。范氏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之意也。蓋自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周室既衰。併為郡縣。三代為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滅六國。以為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疆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繼世。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何。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為盛哉。

胡氏寅曰。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言。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

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詔。群。臣。議。封。建。其。本。於。此。乎。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魏。徵。蓋。未。嘗。詳。考。古。制。鹵。莽。甚。矣。而。近。世。蘇。范。二。公。亦。謂。封。建。不。可。行。始。皇。李。斯。柳。宗。元。之。論。聖。人。不。能。易。也。嗚。呼。豈。其。然。乎。宗。元。之。言。曰。封。建。非。聖。人。不。能。易。也。勢。也。誠。使。上。古。諸。侯。已。為。民。害。聖。人。不。得。已。而。存。之。則。唐。虞。之。際。洪。水。懷。襄。民。無。所。定。武。王。周。公。誅。紂。伐。奄。滅。國。五。十。皆。天。下。之。大。變。也。此。數。聖。人。不。能。因。時。之。變。更。立。制。度。以。為。郡。縣。乃。畫。壤。列。土。脩。明。侯。甸。之。法。何。哉。宗。元。又。曰。德。在。人。者。死。必。奉。其。嗣。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為。其。德。之。不。可。忘。是。以。憫。其。絕。此。仁。之。至。義。之。盡。而。出。於。人。心。之。固。然。者。固。非。聖。人。之。私。意。而。歸。之。盡。而。出。於。人。心。之。固。然。者。固。非。聖。人。之。得。變。其。君。夫。孟。子。所。言。貶。國。削。地。六。師。移。之。法。皆。先。王。之。制。也。烏。在。其。不。改。變。乎。漢。不。能。制。侯。王。未。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勒。兵。夷。之。此。非。三。代。故。事。自。漢。之。失。爰。盡。固。言。之。矣。豈。可。舉。此。以。例。禹。湯。文。武。所。為。哉。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為。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間。王政至其衰也。



五伯雖彊大猶且攘夷狄以尊戴天下之共主。凡  
若此類宗元皆略而不稱。乃摘取衰微禍亂之一  
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則者而欲廢天下之  
履也。宗元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  
諸侯。以翦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  
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姑息苟安。此六國五代  
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為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  
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夫謂三代聖王無公心。  
以封建自私。是伯夷而為盜跖之事也。謂秦無私  
意。以郡縣公天下。是飛廉而有比干之忠也。一何  
不類之甚歟。宗元又曰。諸侯繼世而立。又有世大  
夫。食祿采地。以盡其封域。雖聖賢生于其時。無以  
立于天下。天子聖明。公卿必得其人。諸侯不敢越  
亂法度。世固多賢也。而有鄉舉里選之法。有明  
明側陋之揚。何患乎材之不用也。若上無明君。下  
無賢臣。如周之衰。秦之季。漢魏隋唐之時。在位者  
無非小人。而興邦之良佐。悉沈于民伍。不見庸也。  
雖守宰編宇內。將何救於此。故凡宗元封建論。皆  
無稽而不可信也。夫為君如堯舜禹湯。亦足矣。帝  
王之治。至於唐虞三代。亦無以加矣。井天下之田。

使民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皆得以  
施其用。人主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  
外無彊暴。侵陵微弱。不立之患。內無廣土衆民。奢  
泰恣肆之失。是以義處利。均天下之施。故曰。封建  
之法。天下之公也。若秦則如民之兼并。而自為兼  
并。筦天下之私。以自奉。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  
也。或曰。然則封建今可行乎。曰。何獨封建也。二帝  
三王之法。孰不可行。在人行乎。曰。何獨封建也。二  
先自井田始。范子亦惑於宗元。謂今日之法。不可  
用於古。猶古之法。不可用於今。夫後世之私意。妄  
為固不可行於古。而為天下者。不以二帝三王善政  
良法為則。則又何貴於稽古哉。愚按。封建。古先哲  
王公天下之良法。置守之。後世言治者。何敢妄議我  
自秦罷侯置守之後。田制。學制。皆非古矣。由漢以下。  
封建郡縣。參錯若梗。化者不可勝數。而維垣維翰者。  
亦復不少。然終不若郡縣。指運掉之為得。於是封建  
之論興焉。河南程子曰。有古先哲王治天下之意。然  
可行。周官之法度。後世無古先哲王治天下之意。然

本。而用古先哲王治天下之具。宜致然也。豈封建之失哉。愚不揆。竊謂柳宗元之論固難盡非。而謂封建非聖人意。謂公天下自秦始。此誠為過。不以盛時封建之美。虞為言。而以季世之弊。虞為說。此誠為偏。若胡氏以井田封建可行於後世。則亦未敢以為知言也。封建井田兆於黃帝。畫壑分州。綿歷幾代。大備於周。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居今之世。出宗室而分王之。取民田而井疆之。紛紜膠轄。何能有定。故以封建為非者。昧於古之實也。以封建為是者。泥於古之名也。蓋曰。彼三代而上之事勢。此三代而下之事勢。去古既遠。權時施宜。郡縣不可易也。惟當精擇守令。按其有治平之績者。加秩而久任之。登進而激勸之。體古先哲王之美意。而行後世之良法。可也。毋庸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為治。

### 貞觀政要卷第三

### 貞觀政要卷第四

戈直集論

論太子諸王定分九

論尊敬師傅十

論教戒太子諸王十一  
論規諫太子十二

太子諸王定分第九章  
凡四章。

貞觀七年授吳王恪齊州都督。太宗謂侍臣曰。父子

之情。豈不欲常相見耶。但家國事殊。須出作藩屏。且

令其早有定分。令。平聲。分。去聲。絕覬覦之心。我百年

後。使其兄弟無危亡之患也。按史傳。恪初王鬱林。貞

州都督。帝賜書曰。汝惟茂親。勉思所以。藩王室。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外為之君。臣內為之父子。今當去膝下。不遺汝珍。而遺汝以言。其念之哉。帝後以晉王為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固爭。帝曰。公豈以非己甥。

邪且恪英果類我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

良主且舉其不定則敗况諸位乎帝乃止

愚按是時承乾方處東宮凶德未著太宗出吳

王使其後居藩屏欲其早有定分可謂處之盡其道

矣其後既立晉王又欲立恪卒陷恪於死地何

始終之矛盾邪竊嘗論之漢高祖之欲易惠帝

唐太宗之欲易高宗皆為宗廟社稷之遠圖初

不可以尋常嫡庶之禮槩論之也合二君之事

而觀之則太宗之事近正何也漢高祖之欲易

太子是也其欲立趙王則出於溺愛之私矣子

房之不立如意是也然遂引致四皓擁護太子

以成呂氏之禍杜牧所謂四老安劉反為滅劉

者其可不寒心哉故朱子謂高祖若能以天下

大計為心則蚤與張陳陵勃謀之以恒易盈可

也若吳王恪之在當時內不聞其母有戚姬嬖

愛之私外不聞恪有魏王奪嫡之計太宗深知

高宗之懦弱不足以外承宗廟之重故以社稷大

計問之無忌無忌以外雖為正大之論內實懷外

家之私其後卒以恪之無辜陷恪死地無忌之罪上

通於天矣夫以恪之英才幸而嗣聖之際尚存

庶幾正正唐室不致牝晨之禍如此其烈也豈不悲哉然則太宗之事賢於高祖無忌之心則貞子房之罪人矣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漢晉以來諸王皆

為樹置失宜為去聲不預立定分以至於滅亡人主熟

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

今諸王承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惟慮其

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

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從而畏之

也魏武帝曹操也操生四子丕彰植能丕文帝也植陳思王也植多藝能操愛之文帝既立植寵日衰

後以悖慢貶安鄉侯後進王東阿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所以苦之

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

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音層

俚語曰。音里。俚語。猶云俗諺也。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

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在子弟而已。聲。見。

音現當須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

賜物百段。

唐氏仲友曰。太宗制古之所不制。臣古之所不臣。而獨牽於私欲。不能自克。於嫡庶之際。不為遠慮。

竟使賢才宗支連頸就戮。周言有先見之明。惜哉言之不力。

愚按。周官有王世子不會之文。王之衆子不與焉。夫先王愛子之心。豈不欲其周編哉。蓋所以

別嫌疑。明嫡庶。絕親覲。息禍亂也。隋文帝既立。勇為太子。又使晉漢秦蜀四王各據方面。恩寵

相埒也。且誇示於人曰。前代兄弟相爭者。由嫡庶

之分也。今吾五子同母。何憂禍亂哉。其後五子

互相攘奪。無一人得令終者。至今為天下笑。太

宗目覩隋室之禍。宜知所鑒矣。既立承乾為太

子。復寵待諸王。無所高下。馬周窺見禍亂之端。亟以為言。太宗雖能嘉賞。迄不能改。愚觀太宗

每事以隋為鑒。獨於諸王定分而忘之。豈所謂溺愛者不明邪。

貞觀十三年。諫議大夫褚遂良以每日一作月特給魏

王泰府料物有逾於皇太子。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

尊嫡卑庶。謂之儲君。儲音除。副也。太子君道亞霄極

甚為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

卑不得為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於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

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禮特須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當親者踈。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徒。承機而動。私恩害公。或至亂國。伏惟陛下功超萬古。道冠百王。

冠去聲發施號令。施平聲為世作法。為去聲一日萬機。或未

盡美。臣職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

朝野見聞。不以為是。臣聞傳曰。傳去聲愛子教以義。方

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並不識義

方之理。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

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鏹巨萬計。出警入蹕。小不得

意。發病而死。鏹舉兩切。貫錢索也。蹕音畢。天子出稱警。入稱蹕。竇太后。漢文帝之后。生景帝。

及梁王。王名武。謚曰孝事。見本傳。宣帝亦驕恣。淮陽王幾至於敗。賴

其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樂平聲。淮陽王名欽。漢宣帝庶子也。謚曰憲。事

見本傳。且魏王既新出閣。伏願恒存禮訓。妙擇師傅。示

其成敗。既敦之以節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

而獎之。道德齊禮。論語曰。道之以禮。有耻且格。乃為良器。此

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深納其言。

陳氏惇備曰。甚哉太宗之不善為父也。所以啓泰之邪心者。太宗也。非泰之罪也。太宗既立。承乾為

太子。而所以眷眷於泰。而寵錫之者。其禮乃過於承乾。其理何邪。是時雖未嘗許泰為太子。而禮數

優異。則立泰之意。固已見於承乾者乎。及其邪心

既啓。然後從而裁抑之。既幽之。復降之。是

愚按古者不以私恩害公義。故嫡長之重。衆子雖愛。不得而並焉。所以明尊卑之等。杜僭忒之源也。太宗以聰明之君。而於太子魏王之事。獨不能定其分。異其禮。雖深納遂良之言。而私愛之心。終不能自克。卒至於兩廢焉。其亦可監也矣。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各

為我言之。為去聲。後為朕同。尚書右僕射高士廉。名儉。以字行。初秦王

薦為治中王為皇太子授右庶子既即位為吏部尚書封許國公後遷僕射攝太傅掌機務二十一年卒

曰。養百姓最急。黃門侍郎劉洎曰。撫四夷急。中書侍

郎岑文本曰。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義為急。傳去聲。

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為非。但太

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為萬代法。以遺子孫。遺去聲。

此最當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

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長音。諸弟及庶子。數將

四十。心常憂慮。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

敗家國。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爰及諸王。咸

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歲久。歲久則分義情深。非

意。闕闕。分去聲。闕音窺。窺音俞。窺伺貌。多由此作。其王府官寮。勿令

過四考。令平聲。

唐氏仲友曰。太宗不知溺愛之在己。獨欲責之保。傳王者又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何也。彼誠賢者。雖終身而未足。誠不賢。一日猶不可况四考乎。

愚按。國家急務。養百姓也。撫四夷也。道德齊禮也。若高士廉。劉洎。岑文本之言。皆急務也。而褚

遂良則以太子諸王須有定分為當今之急考其時承乾之惡已著魏王泰窺伺之情頗露漢王元昌同惡之迹益彰遂良之言宜其為急務也非以養百姓撫四夷道德齊禮為不急也太宗不思所以正定分而責備於人抑未矣且踰年而有東宮之變矣方且曰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官又何益之有哉又

尊敬師傅第十。凡六章。

貞觀三年太子少師去聲李綱字文紀。觀州人。始名為長史。高祖平京師。綱尚書右丞。隋末賊帥何潘仁劫子詹事。謀建成不聽。遂乞骸骨。貞觀初拜是職。五年卒。謚曰貞。有脚疾不堪踐履。太宗賜步輿令三衛舉入東宮。府分為上中下三等。掌宿衛之事。詔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大見宗重綱為

太子為去聲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侍膳之方。見封述理順辭直聽者忘倦。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名教竭忠盡節之事。綱慄然曰。慄音凜。嚴毅貌。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論語曾子之言謂輔勿君攝國政也。古人以為難。綱以為易。以豉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太子未嘗不聳然禮敬。

愚按。世子為王之貳。天下之本也。太宗即位之後。蚤達太子以固天下之本。而嚴太子尊敬師傅之禮。稽之古典。允合其宜。李綱少慷慨有風節。故其發言吐論辭色毅然。宜皇儲之所禮敬也。古人謂一心可以事百君者。綱之謂歟。

貞觀六年詔曰。朕比尋討經史。比音鼻。明王聖帝曷嘗

無師傅哉。前所進令遂不覩三師之位。意將未可。何

以然。黃帝學大顛。顛頊學錄圖。堯學尹壽。一作君疇舜學

務成昭。禹學西王國。湯學威子伯。文王學子期。武王

學號叔。已上出劉向新序前代聖王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

乎。天下名譽不傳乎。載籍。况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

聖人。其無師傅。安可以臨兆民者哉。詩不云乎。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嘉樂篇之辭夫不學則不明。古道夫音扶

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即著令。置三師之位。

按史志。隋廢三師。貞觀十一年復置。與三公皆不設官屬。

愚按周書曰。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

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豈易其人哉。若論其極。必臯。夔。稷。契。伊。傅。周。召。而後可。世變無窮。

隨世升降。可也。唐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天子所師法。無所總職。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佐

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此則非古制也。以太宗之時。固皆元勳。碩德。居之。制雖殊。古而

名意則同。降此。則為加官。視品秩。崇高耳。豈皆其人哉。人君欲稽古以正名。苟捨周官。愚未見

其可也。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上智之人。自無所染。但中

智之人。無恒。從教而變。况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成王

幼小。周召為保傅。賈誼曰。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

傳。傳之左右皆賢。日聞雅訓。足以長仁益德。長音掌使

為聖君。秦之胡亥。用趙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嗣位。



誅功臣殺親族酷暴不已旋踵而亡胡亥秦二世名

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及嗣位高詭曰陛下嚴法而

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宗室盡除先帝之故

大臣更置陛下之罪所親信二世卒為高所弑故知人之

善惡誠由近習朕今為太子諸王為去聲精選師傅令

其式瞻禮度令平聲有所裨益公等可訪正直忠信者

各舉三兩人

愚按太子國家之根本也諸王公族之枝葉也  
根本安固枝葉茂盛永孚于休則開導而訓告  
之豈不在師傅乎然三代尚矣自漢以來未嘗  
不切切於嚴師傅也而諸王之賢求如河間東  
平何不多見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  
實悖天道况崇高之上者乎為君父者尚慎于  
茲

貞觀十一年以禮部尚書王珪兼為魏王師唐因隋

昆弟皇子為親王者置師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

齡曰古來帝子生於深宮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

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皆得安全王

珪我父驅使甚知剛直志存忠孝選為子師卿宜語

泰每對王珪如見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珪亦以

師道自處上聲時議善之也

胡氏寅曰為人師者豈徒禮貌云乎哉必有道以  
授人而道以人倫為至魏王泰是時承寵偏厚於  
兄弟間漸生異慮防其微而革其心不於師而誰  
望而王珪告戒之方教訓之道未之聞也魏王卒  
以窺伺儲位廢斥而死夫豈  
獨泰之罪哉珪亦與有責矣

愚按太宗以王珪為魏王師且諭玄齡以嚴教之意可謂得人矣然嘗觀太宗愛秦之心甚至固父子之情也乃詔即府置文館得自引博士蘇勗勸秦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奏撰括地志於是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因藉其門如市秦之月稟又過太子遠甚褚遂良亦以為言其後卒有奪嫡之罪竟罹幽貶夫倣古賢王著書必如河間東平而後可也且漢武帝為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識者非之今秦諸王也使之置館引賓客私權勢其母乃與所謂嚴教之意異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曰三師以德道人者也若師體卑太子無所取則於是詔令<sup>平聲</sup>撰太子接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

### 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

愚按太宗制太子接三師儀注委曲尊隆意亦至矣師嚴然後道尊况元良而屈體盡敬於師傳其關係豈不尤重也然嘗觀賈誼引大戴記之言於政事書曰師道之教訓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也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入學則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此古昔太子親師傳之實也又不止於儀注之文而已為君父者不可不考於賈誼之書

貞觀十八年高宗初立為皇太子

貞觀十七年四月立晉王治為皇太子

子。是為高宗。

尚未尊賢重道太宗又嘗令太子

令平聲。居

寢殿之側絕不往東宮散騎常侍劉洎上書曰臣聞

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

月令天子立春於東郊立夏於南郊立秋

迎秋於西郊。立冬迎冬於北郊。按此非王世子之事。或曰周制東西南北之學在於四郊。孟長也。孟子謂世子也。此說於成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文王世子德為切。迎字疑誤。

物而三善皆得者。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二曰。君在則禮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三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斯皆屈主祀之尊。一作祀治。禮曰。一有元良萬邦作貞。斯皆屈主祀之尊。一作祀主。嗣申下交之義。故得芻言咸薦。睿問旁通。不出軒庭。

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永固鴻基者焉。至若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長音未曾識憂懼。曾音無由曉

風雅。雖復神機不測。天縱生知。而開物成務。終由外

獎匪夫。崇彼干籥。夫音扶。後同。籥音約。干舞者所執之。籥樂管以竹為之。三孔長。

三尺以和衆聲者也。聽茲謠頌。何以辨章庶類。甄覈彝倫。甄音

歷考聖賢。咸資琢玉。學記。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周儲上

哲。師望奭而加裕。周儲謂成王也。望太公。彌奭。漢嗣

深仁。引園綺而昭德。漢嗣謂惠帝盈也。高祖欲廢太子。盈張良教太子迎四皓。高祖

置酒。太子侍。四皓從。皆年八十餘。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既去。上目送之。曰。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卒不廢。四皓。東園公。原夫太子宗桃是繫。善

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于始。將悔于終。是以鼂錯上書。令通政術。鼂音潮。錯音措。漢文帝時。鼂錯為太子舍人。遷博士。上書曰。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

之。賈誼獻策務知禮教。賈誼，雒陽人。漢文帝時為梁懷王傅。上書曰：古之王者，太子

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

為赤子而行矣。竊惟皇太子王裕挺生，金聲夙振，明允篤

誠之美，孝友仁義之方，皆挺自天姿，非勞審諭，固以

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視膳，已表於三朝。

音潮。事見封建篇註。藝宮論道，宜弘於四術。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

書禮樂以造士。雖富於春秋，飭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易：以

墮業興譏，取適晏安，言從此始。臣以愚短，幸參侍從。

去聲。思廣儲明，暫願聞徹，不敢曲陳故事。切請以聖德

言之，伏惟陛下誕敷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

於匡時，允文允武，功成於纂祀，萬方即叙，九圍清晏。

尚且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勩思於

當年。思去聲。後同。乙夜觀書，事高漢帝。漢紀：光武講論，馬

上披卷，勤過魏王。魏紀：文帝雖在軍旅，手不釋卷。陛下自勵如此，而

令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加以暫

屏機務。屏音餅。棄也。即寓雕蟲。揚子曰：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童子雕蟲篆刻，壯夫

不為也。紆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摛玉華於仙札。音摛。

癡，則流霞成彩，固以錙銖萬代。錙音淄。銖音殊。十銖為鎰，十鎰為綮。

為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屈原名平，楚懷王時

詞賦之祖。宋玉，屈原弟。鍾張何階於入室。鍾繇字元常，魏太尉。

善草書。張芝。字伯英。後漢太尉。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時稱草聖。陛下自好如此。好去聲

而太子悠然靜處。上聲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

備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識。聽朝之隙

與隙同引見群官。降以溫顏。訪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

間里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聞聽。陛下自行如此。而令

太子久趨入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陛下若謂

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詩曰。貽厥孫謀。茂

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睿範。訓及儲君。授以良

書。娛之嘉客。朝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

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間去聲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

聞。日見所未見。副德愈光。群生之福也。竊以良娣之

選。徧於中國。仰惟聖旨。本求典內。冀防微慎。遠慮臣

下所知。暨乎徵簡人物。徵平聲則與聘納相違。監撫二

周。監平聲。監撫。謂監國撫軍也。未近一士。愚謂內既如彼。外亦宜

然者。恐招物議。謂陛下重內而輕外也。古之太子。問

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而處。上聲所以分別於

嫌疑。別彼列切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傅已下。無

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供平聲暫還東朝。拜謁既踈。且

事俯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官。案

無因以進言。案音采。察屬也。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願俯循

前躅音燭也。稍抑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離

徽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太子温良恭

儉。聰明叡哲。含靈所悉。臣豈不知。而淺識勤勤。思効

愚忠者。願滄溟益潤。日月增華也。太宗乃令洎與岑

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與皇太子談論。按通鑑此疏

按高宗諫誅穆裕。太宗歸功洎等事。在十八年。則洎上此疏。當在十七年。

唐氏仲友曰。劉洎此疏。足見其為剛直果敢之士。

太宗以太子諫誅穆裕。歸功諫臣。則洎接正人。聞

正論之說。驗矣。惜太子不足有為也。

又曰。古之制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意防深矣。易

子而教。責善則離。還東宮。近師傅之諫當矣。

愚按。太子承乾既廢。晉王治初立。之後。劉洎此

疏。條陳詳悉。誠教世子之至善也。太宗以洎言。

令洎與岑文本。馬周。通日往東宮。談論。可謂得

人矣。夫脩身正家之道。敬大臣。體群臣。親君子。

遠小人。之要。未必不見於談論也。出震繼明。不

旋踵而背之。卒基唐家之禍。於不忍言。其氣化

人事之相符乎。抑所以輔翼之具。未至耶。

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章凡七

貞觀七年。太宗謂太子左庶子于志寧。字仲謚。京兆

為中書侍郎。遷左庶子。上諫苑。俄兼杜正倫曰。卿等

輔導太子。常須為說。為去聲。後百姓間利害事。朕年

十八。猶在人間。百姓艱難。無不諳練。及居帝位。每商

量處置。量。平聲。處。上聲。或時有乖踈。得人諫諍。方始覺悟。若

無忠諫者。為說何由行得好事。況太子生長深宮。長音

掌百姓艱難都不聞見乎且人主安危所繫不可輒  
為驕縱但出敕云有諫者即斬必知天下士庶無敢  
更發直言故克己勵精容納諫諍卿等常須以此意  
共其談說每見有不是事宜極言切諫令有所裨益  
也令平聲

唐氏仲友曰太宗誠有知子之明其教之亦云篤  
矣此數語者即周公無逸之書也至謂若詔天下  
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此則煬帝有前鑒矣  
柰何承乾方欲以殺止諫雖百正倫何益哉  
愚按太宗君臨天下方勵精之初容受直言導  
人使諫蚤建太子命東宮輔臣極言規正令有  
所裨益蓋望太子亦如已之從諫其意不  
亦深切哉惜乎承乾不足以副君父之意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文王之母大任

為人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  
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生文王而明聖大任教之  
以一識百卒為周宗而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  
君子謂大任為能胎教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  
遇物必有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汝知飯乎對曰  
不知曰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  
見其乘馬乘平聲後同又謂曰汝知馬乎對曰不知曰能  
代人勞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  
也見其乘舟又謂曰汝知舟乎對曰不知曰舟所以  
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為  
人主可不畏懼見其休於曲木之下又謂曰汝知此  
樹乎對曰不知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為人君雖無

道受諫則聖此傳說所言

說音悅商書傳說告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

則可以自鑒

愚按太宗懲承乾之失德望儲君之近德於是遇事必誨其愛儲君者所以愛百姓也將飯而戒則知民生之艱難矣乘馬而戒則知民力之困乏矣乘舟而戒則知民心之無恒矣休曲木而戒則知立身之必從正矣觀前代教世子之道亦不<sub>之</sub>辭未<sub>有</sub>切於此者稽之古禮經教世子之道知所以保<sub>養</sub>之意<sub>惟</sub>夫高宗臨御其於庶民猶王業之艱難母乃雖誨諄諄而聽藐藐乎

貞觀七年太宗謂侍中魏徵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

者甚少皆由生長富貴長音掌好尚驕逸好音去多不

解音懈親君子遠小人故爾遠音去聲朕所有子弟欲使

見前言往行去聲冀其以為規範因命徵錄古來帝王

子弟成敗事名為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以賜諸王其

序曰觀夫音扶膺期受命握圖御寓咸建懿親藩屏

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軒分二十五子國語黃

二十五子其同姓者二人青陽與夷鼓是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十四人別為十二姓姬酉祁已滕箴任荀

僖吉儂舜舉一十六族即八元八凱爰歷周漢以逮

陳隋分裂山河大啓磐石者眾矣或保乂王家與時

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諸然考其隆替察其興滅

功成名立咸資始封之君國喪身亡多因繼體之后

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時逢草昧見王業之艱阻知父



兄之憂勤。是以在上不驕。夙夜匪懈。或設醴以求賢。

漢楚元王敬禮申公。嘗為穆生設醴。不嘗。或吐飧而接士。公周

戒伯禽曰。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

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

人。故甘忠言之逆耳。家語曰。忠言得百姓之懽心。孝

日。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故得百姓之懽心。樹至德於生前。流遺愛於身

後暨夫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宮之中。長居婦

人之手。不以高危為憂懼。豈知稼穡之艱難。周書曰。厥

厥父母勤勞于稼穡。厥昵近小人。昵。與踈遠君子。綢

繆哲婦。傲狠明德。犯義悖禮。淫荒無度。不遵典憲。僭

差越等。恃一顧之權寵。使懷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

勞。遂有無厭之望。厭。平棄忠貞之正路。蹈姦宄之迷

塗。宄。音鬼。書曰。寇賊姦宄。復諫違卜。復。音往而不返。

雖梁孝齊固之勲庸。梁孝。名武。漢文帝子也。封梁王。

孝。齊固。姓司馬。名固。晉齊王攸子也。淮南東阿之才

為大司馬。封齊王。以功遷游擊將軍。淮南東阿之才

俊。淮南。名安。漢武帝諸父也。封淮南王。好書鼓瑟。招

實客。喜文辭。後坐反謀自殺。謚曰厲。東阿。見定分

篇。摧摩霄之逸翮。成窮轍之涸鱗。棄桓文之大功。齊

公。晉文公皆春秋諸侯之功。就梁董之顯戮。帝時為大

伯。有尊于室匡天下之功。將軍後為反謀。冀與妻皆自殺。董卓漢獻

可。不惜乎。皇帝以聖哲之資。拯傾危之運。耀七德以

清六合。左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定民

和眾。豐財者也。使子孫無忘其章。注云。此武

帝時自為太尉相國。作亂被誅。夷三族。獻垂為烟戒。

王之義。總萬國而朝百靈。懷柔四荒。親睦九族。高祖

玄曾之親也。念華萼於棠棣。棠棣詩小雅篇名。燕兄弟之樂歌也。寄維城於

宗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考覽載籍。博求

鑑鏡。貽厥孫謀。臣輒竭愚誠。稽諸則訓。凡為藩為翰

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皆在於積

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

則禍福無門。吉凶由己。惟人所召。豈徒言哉。今錄自

古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惡各為一篇。名曰諸王善

惡錄。欲使見善思齊。足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能一作知。

庶得免乎大過。從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興亡是繫

可不勉歟。太宗覽而稱善。謂諸王曰。此宜置于座右。

用為立身之本。

愚按。人性皆善也。而惡則豈人之性哉。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耳。況太子諸王乎。嘗觀漢諸

侯王。恪謹以守國者。何少。放逸以失國者。何多。今太宗命集往古之事。為諸侯王善惡錄。使知

善之足以成名。惡之足以滅身。昭然可鑒矣。然唐室興王之初。其諸王如道宗。道玄。孝恭。道彥

皆相與艱難。共成大勳。賢德著聞。此善之可稱者也。暨有天下之後。諸王皆身享富貴。福澤順

境。而喪德者。何多耶。蓋太宗家廷之內。恩常拊義。訓教之言。雖切。佩服之心。蓋寡。母乃居移氣

養移體。有以汨其本然之善乎。豈人性之惡哉。

貞觀十年。太宗謂荆王元景。漢王元昌。吳王恪。魏王

泰等曰。自漢已來。帝弟帝子。受茅土。居榮貴者甚眾。

惟東平及河間王

東平王名蒼漢光武子也。好經書。有智思。文稱典雅。明帝問處家何

事最樂。王曰。為善最樂。謚曰憲。河間王名德。漢景帝子也。博學有德。武帝時奏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

謚曰最有令名。得保其祿位。如楚王瑋之徒。

瑋音筆。楚王瑋。

晉武帝第五子也。元康中掌兵權。剛狠好殺。因矯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賈后遂執瑋。下廷尉斬

之。謚曰覆亡非一。並為生長富貴。為去聲。好自驕逸。所

致。好去聲。汝等鑒誠。宜熟思之。揀擇賢才。為汝師友。須

受其諫諍。勿得自專。我聞以德服物。信非虛說。比嘗

比音鼻。夢中見一人云。虞舜。我不覺竦然敬異。豈不為

仰其德也。向若夢見桀紂。必應斫之。應平聲。桀紂雖是

天子。今若相喚作桀紂。人必大怒。顏回。閔子騫。顏回字子

淵。閔損。字子騫。皆孔子弟子。以德行稱。郭林宗。黃叔度。二人皆後漢時

宗。名太。太原人也。范滂稱之曰。隱不違親。身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黃叔度。名憲。汝南人也。郭

林宗稱之曰。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雖是布衣。今若相稱

贊道類此四賢。必當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貴者惟

在德行。去聲。後德行同。何必要論榮貴。汝等位列藩王家。食

實封。更能克修德行。豈不具美也。且君子小人本無

常。行善事則為君子。行惡事則為小人。當須自剋勵。

使善事日聞。勿縱欲肆情。自陷刑戮。

貞觀十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歷觀前代撥亂創業

之主。生長人間。長音掌。皆識達情偽。罕至於敗亡。逮乎

繼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朕少  
小以來。少去聲。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  
逮。至於荆王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安能念此哉。  
朕每一食。便念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  
苦。諸弟何能學朕乎。選良佐以為藩弼。庶其習近善  
人。得免於愆過爾。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吳王恪曰。父之愛子。人之常情。  
非待教訓而知也。子能忠孝。則善矣。若不遵誨。誘忘  
棄禮法。必自致刑戮。父雖愛之。將如之何。昔漢武帝  
既崩。昭帝嗣立。燕王旦素驕縱。講張不服。講音舟。張音貌。

霍光遣一折簡誅之。則身死國除。

漢武帝名徹。既崩。昭帝。燕王。名旦。武帝第三子也。霍光為大將軍。輔昭

帝。燕王與上官桀等。潛謀不軌。事敗。桀等伏誅。乃賜  
綬。自絞。賜謚曰刺。夫為臣子。夫音扶。不得不慎。

愚按。太宗之教戒諸王也。其辭旨諄諄矣。既以  
漢河間。東平之善。楚王瑋之惡。以曉之。復以虞  
舜之聖。桀紂之惡。與夫漢霍光誅燕王旦之事。  
以曉之。又謂玄齡選良佐以為藩弼。使其能佩  
服斯訓。何以尚茲。然愚觀太宗教戒之辭。誠諄  
諄。毋乃以言教乎。所與言者。荆王元景。漢王元  
昌。吳王恪。魏王泰也。其後荆王與房遺愛同反。  
漢王與承乾同反。魏王以謀奪嫡而廢。吳王亦  
以嫌疑為高宗所殺。四人無得令終者。豈富貴  
驕奢。有以移其本性邪。抑太宗教戒之言。雖切  
而表率之。道未至邪。

貞觀中。皇子年小者。多授以都督。刺史。諫議大夫。褚

遂良上疏諫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封疆雜用周制皇唐郡縣粗依秦法粗去聲

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王去聲鎮

扞四方聖人造制道高前古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

刺史師帥人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

人闔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為擇賢為去聲

同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漢光武時潁川盜起徵

川太守召見帝勞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或

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侯到郡招懷群盜皆降

與人興詠生為立祠漢明帝時王堂拜巴州太守時

千石乎如臣愚見陛下子內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

請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

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為人審堪臨

州然後遣出臣謹按漢明章和三帝後漢明帝名莊

名肇能友愛子弟自茲以降以為準的封立諸王雖各

有土年尚幼小者各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

三帝世諸王數十百人惟二王稍惡二王謂楚王英

皆以謀逆自殺廣陵思王荆也餘皆冲和深粹惟陛下詳察太宗嘉納其

言

唐氏仲友曰遂良之諫切中太宗之病太宗十八舉義兵以己揆人不間幼小曾不知人才不同未

知稼穡之艱難。乃使之臨民。何止未能操刀而使  
割也。况膏粱之性難正。古人病之。而況於帝子乎。  
遂良欲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除遣。真良策也。  
然帝子之重。土地不足。藩維磐石之宗。使臨一州。  
亦何益哉。賢乎。適足以勞之。不賢。適足以累  
之而已。惜哉。唐之君臣。其見之未及此也。

愚按。昔封建之世。固有其命於天子。下焉者命  
國而有卿大夫士。上焉者命於天子。下焉者命  
於其國。國君之齒少。則正卿當國。法制秩然。成  
王封小弱弟於唐。其後卒開大國之迹。此封建  
之事體不同。非如唐都督刺史。古方伯諸侯之職。而  
也。而使皇子之年小者居之。非懦弱不自樹立。  
則驕泰以取敗耳。非司牧之道也。遂良之疏。誠  
為龜鑑。

### 規諫太子第十二。凡四章。

貞觀五年。李百藥為太子右庶子。時太子承乾。明。高

宗長子也。生承乾。廢。即以命之。貞觀初。立為皇太子。  
甫八歲。特敏惠。及長。過惡浸聞。十七年。廢為庶人。十  
八年卒。封常。頗留意典墳。孔安國曰。伏羲神農黃帝  
山王。謚曰愍。然閑讌之後。嬉戲過度。百藥  
少。吳顓頊高辛唐虞之。然閑讌之後。嬉戲過度。百藥  
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作贊道賦以諷焉。其詞曰。下臣側聞先聖之格言。嘗  
覽載籍之遺則。伊天地之玄造。洎皇王之建國。曰人  
紀與人綱。資立言與立德。履之則率性成道。違之則  
罔念作忒。望興廢如從鈞。視吉凶如糾繆。至乃受  
圖膺籙。握鏡君臨。因萬物之思化。以百姓而為心。體  
大儀之潛運。閱往古於來今。盡為善於乙夜。惜勤勞  
於寸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故能釋層冰於

瀚海變寒谷於蹠林

蹠都賴都例二切唐之思結地置蹠林州漢書注云蹠林匈奴

繞林而祭也

總人靈以胥悅極穹壤而懷音赫矣聖唐大

哉靈命時維大始

大讀泰運鍾上聖天縱皇儲固本居

正機悟宏遠神姿凝映顧三善而必弘見教誠祇四

德而為行

去聲易文言傳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元亨利貞每趨庭而聞禮

論語伯魚曰鯉趨而過庭曰元亨利貞常問寢而資敬奉聖訓

以周旋誕天文之明命邁觀喬而望梓

商子曰喬仰父道也梓俯

子道也即元龜與明鏡自大道云華禮教斯起以正君

臣以篤父子君臣之禮父子之親盡情義以兼極諒

弘道之在人

論語曰人能弘道人豈夏啓與周誦亦丹朱與商

均既雕且琢温故知新惟忠與敬曰孝與仁則可以

下光四海上燭三辰

日月星也昔三王之教子兼四時以

齒學將交發於中外乃先之以禮樂樂以移風易俗

禮以安上化人非有悅於鍾鼓將宣志以和神寧有

懷於玉帛將克已而庇身生於深宮之中處於群后

之上

處上聲群未深思於王業不自珍於七鬯上音

音唱七所載鼎實也謂富貴之自然恃崇高以矜

尚必恣驕狠動愆禮讓輕師傅而慢禮儀狎姦諂而

縱淫放前星之耀遽隱心三星中為君前少陽之道

斯諒震為少陽長雖天下之為家蹈夷儉之非一或

以才而見升。或見讒而受黜。足可以自省。厥休咎。省悉

井觀其得失。請粗略而陳之。粗去聲 覲披文而相質。相去

聲。在宗周之積德。乃執契而膺期。賴昌發而作貳。昌文

望。王名。發。去聲。 以長嫡之隆重。長音掌。 監偏師於亭障。監平聲。扶蘇秦

始皇長子也。始皇欲坑諸生。扶蘇切諫。始皇怒。使北

監蒙恬上郡。始皇崩。公子胡亥詐受遺詔。自立。賜扶

蘇死。始禍則金以寒離。左傳。閔公二年。晉侯使太子申

之金玦。狐突歎曰。衣之龍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弃

其衷也。龍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金玦。金環也。

厥妖則火不炎上。五行傳曰。棄法。逐功。臣殺太子。

災也。為既樹置之違道。見宗祀之遄喪。伊漢氏之長

世。固明兩之遞作。易曰。明兩作離。大人 高惑戚而寵

趙。以天下而為謔。惠結皓而因良。致羽翼於寥廓。並見

教戒。景有慙於鄧子。成從理之淫虐。終生患於強吳。

由發怒於爭博。漢景帝名啓。文帝太子也。鄧子名通。

吳王濞也。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吮之。帝曰。天下

誰最愛我。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帝使吮癰。

吮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帝吮心。慙。由此怨通。及

即位。鄧通免。太子又嘗與吳太子飲博。吳太子素驕。

博爭不恭。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徹居儲兩時。猶幼

殺之。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徹居儲兩時。猶幼

沖。防衰年之絕議。識亞夫之矜功。故能恢弘祖業。紹

三代之遺風。徹。漢武帝名。儲兩。為太子時也。亞夫。周

戾太子。亞夫不可。帝由是疏之。帝據開博望。其名未



融哀時命之奇舛。遇讒賊於江充。雖備兵以誅亂。竟

背義而凶終。太子音倍。擿。戾。太子名。漢武帝子也。帝為

太子有隙。見帝年老。恐它日為所誅。因言帝疾。崇在

巫蠱。帝乃使充入宮治之。充云。太子宮木人尤多。又

有帛書。所言不道。太子遂捕充。斬之。長

安軍亂。因言太子反。上怒。太子自經。宣嗣好儒。大

猷行闡。嗟被尤於德教。美發言於忠蹇。始聞道於匡

韋。終獲戾於恭顯。好。去聲。宣嗣。漢元帝也。名奭。好儒

相。多所嚮納。復以弘恭。石顯。相繼擅權用事。太孫雜

蕭望之。京房。賈捐之。等。皆以言顯短而死。太孫雜

藝雖異。定陶。馳道不絕。抑惟小善。猶見重於通人。當

傳芳於前典。漢成帝。名騫。字太孫。元帝太子也。定陶

子時。帝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

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

帝悅。乃詔太子得絕馳道。其後帝以定陶王有廢。中興

材藝。欲立為嗣。賴侍中史丹輔助太子。得無廢。中興

上嗣明章。濟濟俱達時政。咸通經禮。極至情於敬愛。

惇友于於兄弟。是以固東海之遺堂。因西周之繼體。

光武為漢中興之君。太子莊。是為明帝。號顯宗。明帝

太子烜。是為章帝。號肅宗。東海王。明帝之兄。極相友

愛。史贊。顯宗。丕。丞。業。業。兢。兢。危。心。恭。德。政。察。姦

勝。肅。宗。濟。濟。天。性。豈。弟。於。穆。后。德。諒。惟。淵。體。五。官

在。魏。無。聞。德。音。或。受。譏。於。妲。己。且。自。悅。於。從。禽。雖。才

高。而。學。富。竟。取。累。於。荒。淫。累。去。聲。魏。文。帝。姓。曹。名。丕。

妻。甄。氏。美。而。悅。之。太。祖。為。之。聘。焉。及。受。漢。禪。嘗。出。射

雉。謂。羣。臣。曰。射。雉。樂。哉。辛。毗。對。曰。於。陛。下。甚。樂。於。羣

臣。甚。苦。暨。貽。厥。於。明。皇。構。崇。基。於。三。世。得。秦。帝。之。奢。侈。

亞。漢。武。之。才。藝。遂。驅。役。於。羣。臣。亦。無。救。於。凋。弊。明。皇。名。獻。

十。四

魏文帝太子也。嗣帝位。侍中劉曄稱之曰。秦始皇漢  
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景初元年。起土山於芳林  
園。使公卿群僚皆負土栽木於其上。捕禽獸於  
其中。群臣皆面目垢黑。由是百姓凋弊。四海分崩。  
中撫寬愛。相表多奇。重桃符而致惑。納鉅鹿之明規。竟  
能掃江表之氛穢。舉要荒而見羈。相去聲。要音腰。晉  
武帝。姓司馬。名炎。  
晉王昭之子也。仕魏為中撫軍。桃符。武帝弟齊王攸  
之小名也。初晉王欲以攸為世子。何曾裴秀曰。中撫  
軍聰明神武。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  
晉王由是意定。立炎為世子。嗣晉王位。受魏禪。國號  
晉。  
惠處東朝。察其遺跡。在聖德其如初。實御床之可  
惜。處。上聲。晉惠帝。名衷。武帝第三子。東朝。為太子時  
也。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尚書令衛  
瓘。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瓘陽醉。跪  
帝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悼愍  
懷之云。廢。遇烈風之吹沙。盡性靈之狎藝。亦自敗於

凶邪。安能奉其桀盛。承此邦家。桀。音咨。盛。音成。晉愍  
子也。有令譽。賈后忌之。使閹官輩媚之。為非。於  
是慢弛益彰。賈后遂設計。讒譖於帝。廢為庶人。惟聖

上之慈愛。訓義方於至道。同論政於漢幄。脩致戒於

京鄣。音鎬。地名。鄣。韓子之所賜。晉元帝好任刑法。以韓非子賜太子。重經術

以為寶。咨政理之美惡。亦文身之黼藻。庶有擇於愚

夫。慙乞言於遺老。致庶績於咸寧。先得人而為盛。帝

堯以則哲。垂謨。虞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文王以多士興詠。詩曰。濟濟

多士。文取之於正人。鑑之於靈鏡。量其器能。量。平聲。審

其檢行。去聲。必宜度機而分職。度。待洛切。不可違方以從政。

若其惑於聽受。暗於知人。則有道者咸屈。無用者必

伸。讒諛競進以求媚。玩好不召而自臻。好去聲。直言正

諫。以忠信而獲罪。賣官鬻獄。以貨賄而見親。鬻音育。於

是虧我王度。戮我彛倫。戮音妬。亂也。九鼎遇姦回而遠逝。

九鼎。周之寶器。周沈泗水中。始皇求之。不能出。萬姓望撫我而歸仁。此一節述任用

戒。蓋造化之至育。惟人靈之為貴。獄訟不理。有生死

之異塗。冤結不伸。乖陰陽之和氣。士之通塞。屬之以

深文。命之脩短。懸之於酷吏。是故帝堯畫像。陳恤隱

之言。虞書曰。象以典刑。又曰。惟刑之恤哉。漢書。唐虞

刑也。犯黥者。皂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誅殛之刑。布其衣。裾無領。緣。夏禹

泣辜。盡哀矜之志。見封建篇注。此一節述刑罰之戒。因取象於大壯。

易大傳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乃峻宇

而雕墻。將瑤臺以瓊室。紂作瑤室。紂作瓊室。豈畫棟以虹梁。或

凌雲以遐觀。世說。魏作凌雲臺。極精。或通天而納涼。

漢武帝作神明通天之臺於林光明。高三十丈。極醉飽而刑人力。命痿歷而

受身殃。痿音透。歷音鰓。是以言惜十家之產。漢帝以昭儉而

垂裕。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

以臺。雖成百里之囿。周文以子來而克昌。孟子曰。文

七十里。此言百里者。舉成數言也。囿者。蕃育鳥獸之所。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此一節述戒。彼嘉會而禮通。重旨酒之為德。儀狄作酒。營繕之戒。

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遂至忘歸而受社。在齊

疏儀狄而絕旨酒。出戰國策。



名器與鷹犬而並驅。凌艱險而逸轡。馬有銜楸之理。

楸音厥。相如諫獵。書時有銜檠之變。獸駭不存之地。猶有覲於獲多。音覲。

也。腆慙。獨無情而內愧。此一節述禽荒之戒。以小臣之愚鄙。忝不

賞之恩榮。擢無庸於草澤。齒陋質於簪纓。遇大道行

而兩儀泰。喜元良會而萬國貞。以監府之多暇。每講

論而肅成。仰惟神之敏速。歎將聖之聰明。自禮賢於

秋實。足歸道於春卿。芳年淑景。時和氣清。華殿邃兮

簾幃靜。灌木森兮風雲輕。花飄香兮動笑日。嬌鶯轉

兮相哀鳴。以物華之繁靡。尚絕思於將迎。思去聲。猶允

蹈而不倦。極耽翫以研精。命庸才以載筆。謝摛藻於

天庭。異洞簫之娛侍。漢元帝為太子時。好吹洞簫。自度聲被歌調。王褒上洞簫賦。乃

令後宮貴人皆誦讀之。殊飛蓋之緣情。魏文帝為世子時。曹植賦詩曰。清夜遊西園。飛

蓋相追隨。闕雅言以贊德。思報恩以輕生。敢下拜而稽首。

願永樹於風聲。奉皇靈之遐壽。冠振古之鴻名。冠去聲。

太宗見而遣使。去聲。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

作賦。述古來儲貳事。以誠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

輔弼太子。正為此事。為去聲。大稱所委。稱去聲。但須善始

令終耳。因賜廐馬一匹。綵物三百段。

愚按。此東宮毓德之初。群工贊善之始。承乾頗留意典墳。然燕閒之後。嬉戲無度。昔賈誼言輔翼太子。有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蓋愛子教之以義方。亦孰不欲教之於其初。其後乃爾。

相遠耶。夫子所謂下愚不移者乎。抑所以輔翼之具有未至乎。然肅觀李百藥贊道賦一篇。歷述秦漢魏晉以來諸貳之善惡。與夫任賢去邪之道。明刑慎罰之方。峻宇雕墻。甘酒嗜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之戒。莫不畢具。事實切當。文辭流麗。光輔前星者。足為典訓也。

貞觀中。太子承乾數虧禮度。數音朔。侈縱日甚。太子左

庶子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是時太子右庶子

孔穎達。字仲達。與州人。八歲就學。日記千餘言。隋世

撰五經義疏。號為詳博。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穎

達曰。太子長成。長音掌。何宜屢得面折。對曰。蒙國厚恩

死無所恨。諫諍愈切。承乾令撰。令音平。孝經義疏。穎達

又因文見意。愈廣規諫之道。太宗並嘉納之。二人各

賜帛五百匹。黃金一斤。以勵承乾之意。按史傳。各賜帛百匹。黃金

十斤。

愚按。于志寧撰諫苑。以形匡救之益。孔穎達疏經義。以廣規諫之道。太宗又賜賚二臣。以寓激勸之意。君父師友之責。盡矣。是時承乾雖虧禮侈。縱而於文史規誨。猶未拂拒。母亦不難於知而難於行耶。

貞觀十三年。太子右庶子張玄素。以承乾頗以遊畋

廢學。上書諫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蔡仲

苟違天道。人神同棄。然古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為

百姓除害。為去聲。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湯出。見野張

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

湯德至矣。今苑內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恒，終及禽獸。

虧雅度，且傳說曰：學不師古，匪說攸聞。說音悅，商書傳說告高宗。

辭。然則弘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師訓。既奉恩詔，令

孔穎達侍講。今平聲。後同。望數存顧問。數音朔。後同。以補萬一。

仍博選有名行學士。行去聲。去聲。兼朝夕侍奉，覽聖人之遺

教。察既往之行事，日知其所不足，且無忘其所能。此

則盡善盡美，夏啓周誦，焉足言哉。焉於切。夫為人上者

夫音扶。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情。勝平聲。後同。耽惑成

亂，耽惑既甚，忠言盡塞。所以臣下苟順君道，漸虧古

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上聲。小善而不為，故知禍福

之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貳，當須廣樹嘉猷。既有

好畋之淫。好去聲。後同。何以主斯七鬯，慎終如始，猶恐漸

衰。始尚不慎，終將安保。承乾不納，玄素又上書諫曰：

臣聞稱皇子入學而齒胄者，欲令太子知君臣父子

尊卑長幼之道。長音掌。後同。見教誠篇注。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四海之外，

者皆因行以遠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已隆，

尚須學文以飾其表。竊見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

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

論今，增輝睿德。至如騎射畋遊，酣歌妓翫，苟悅耳目。

終穢心神。漸染既久。漸音尖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為

萬事主。動而無節。即亂。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

承乾覽書愈怒。謂玄素曰。庶子患風狂耶。十四年。太

宗知玄素在東宮。頻有進諫。擢授銀青榮祿大夫。行

太子左庶子。時承乾嘗於宮中擊鼓。聲聞于外。聞去聲

玄素叩閤請見。現音極言切諫。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毀

之。遣戶奴伺玄素早朝。潮音陰以馬槌擊之。槌音查殆至

於死。是時承乾好營造亭觀。去聲窮極奢侈。費用日廣。

玄素上書諫曰。臣以愚蔽竊位兩宮。在臣有江海之

潤。於國無秋毫之益。是用必竭愚誠。思盡臣節者也。

伏惟儲君之寄。荷戴殊重。荷上聲如其積德不弘。何以

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

物。不為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

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內。不覩賢

良。今言孝敬。則闕侍膳問豎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

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學古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

因緣誅戮之罪。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群邪淫巧。昵近

深宮。愛好者皆遊伎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

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哉。勝平聲宣猷禁

門。不異闐闐。上音環。下音會朝入暮出。惡聲漸遠。右庶子趙



弘智經明行修行去當今善士臣每請望數召進與

之談論庶廣徽猷令旨反有猜嫌謂臣妄相推引從

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是招損古人云苦藥

利病苦口利行伏願居安思危日慎一日書入承乾

大怒遣刺客將加屠害俄屬宮廢按後一書通鑑係

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

發取無度故玄素上疏十七年承乾廢

胡氏寅曰周官有王及后世子用物不會之文以愚度

之故得肆為費侈豈節以制度自家刑國之道哉

正使周官饈夫酒正內府有此文然冢宰之職量

入為出得九式均節財用則雖曰不會而會在

其中持不使有司以法沮止若自下而制上耳太

宗之詔太子於是大失諸賢在朝不聞以為不可

獨張玄素止於末流幾於被害豈非君臣之交失

乎。

唐氏仲友曰太宗於玄素可謂不察矣玄素力諫

太子至于一再至于三四承乾諱其切至遣戶奴

搗擊遣刺客伺之其脫死者幸矣乃於他官僚同

坐至除名為民起為刺史訖不復親近太宗於此

刑濫害及善人矣可不悲哉事與于志

寧同而賞罰異太宗何所見而然耶

愚按隋以太子勇唐太子承乾皆以罪廢雖二人

不肖有以自取亦文帝太子承乾所以處之失其道

也何也文帝既立勇為太子而復寵待煬帝太子

宗既立承乾為太子而復寵待魏王煬帝攘奪

貞觀十四年太子詹事唐制東宮置詹事府掌于志

章疏之末果何益之有哉語

寧以太子承乾廣造宮室奢侈過度耽好聲樂好去聲

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用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

敗德之本是以凌雲槩日戎人於是致譏秦繆公夸示宮室之

盛為西戎由余所笑詳見納諫篇註峻字雕墻夏書以之作誠五子之

酒嗜音峻字雕墻有昔趙盾匡晉盾晉靈公大夫也呂

望師周望太公也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以厚斂去聲

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使茂實播於無窮

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策用為美談且今所居東宮

隋日營建觀之者尚譏甚侈見之者猶歎甚華何容

於此中更有修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窮斤斧之工

極磨礱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內比者曾無復監

曾音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罹王法往來御苑出入

禁闈鉗鑿緣其身槌杵在其手監門本防非慮監平聲

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既自不知長音掌直千牛又復

不見千牛官名見爪牙在外廝役在內所司何以自

安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鄭衛二國名樂記曰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乘間濮上之音亡

昔朝歌之鄉迴車者墨翟朝音昭翟音狄朝歌殷之

朝歌墨夾谷之會揮劍者孔丘夾谷魯地名家語曰

子回車進以公退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

好齊侯心忤。麾而避之。齊奏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曰。匹夫熒惑。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慙色。先聖既以為非。通賢將以為失。頃聞宮內屢有鼓聲。大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股栗言之者。心戰。往年口敕。伏請重尋。重去聲。聖旨殷勤。明誠懇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宮闕。已積歲時。犬馬尚解識恩。解音懈。木石猶能知感。臣所有管見。敢不盡言。如鑒以丹誠。則臣有生路。若責其忤旨。則臣是罪人。但悅意取容。臧孫方以疾疢。犯顏逆耳。春秋比之藥名。臧孫魯大夫。名紇。即臧武仲也。左傳。襄公三十三年。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伏願停

工巧之作。罷久役之人。絕鄭衛之音。斥群小之輩。則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承乾覽書不悅。十五年。承乾以務農之時。召駕士等役。不許分番。人懷怨苦。又私引突厥群豎入宮。志寧上書諫曰。臣聞上天蓋高。日月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贊其功。是以周誦升儲。見匡毛畢。毛叔鄭畢公。周之輔臣。漢盈居震。取資黃綺。見定分。姬旦抗法於伯禽。姬周之姓。旦周公之名。伯禽周公之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治。祚周公相。踐祚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成王有過。賈生陳事於文帝。賈生即賈誼也。咸殷勤於端士。皆懇切於正人。歷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儲

君處上聲善則率土霑其恩惡則海內罹其禍近聞

僕寺司馭駕士獸醫始自春初迄茲夏晚常居內役

不放分番或家有尊親闕於溫清禮記曰子之事父母冬溫而夏清

或室有幼弱絕於撫養春既廢其耕墾夏又妨其播

殖事乖存育恐致怨嗟儻聞天聽後悔何及又突厥

達哥支等咸是人面獸心豈得以禮義期不可以仁

信待心則未識於忠孝言則莫辯其是非近之有損

於英聲昵之無益於盛德引之入閣人皆驚駭豈臣

庸識獨用不安殿下必須上副至尊聖情下允黎元

本望不可輕微惡而不避無容略小善而不為理敦

杜漸之方須有防萌之術屏退不肖狎近賢良如此

則善道日隆德音自遠承乾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

干承基紇音鷓紇干虜復姓就舍殺之是時丁母憂起復為詹

事二人潛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苦廬禮居父母之喪者寢苦枕塊

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太宗知其事深勉勞之勞去聲按

前一書通鑑係十四年舊史曰承乾敗後推鞠具得其事太宗謂志寧曰知公數有規諫事無所隱深加

勉勞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無諫書皆從貶責

胡氏寅曰詹事東宮官之尊也太子於之學為父子焉學為君臣焉于志寧不當起復太宗不當奪

其喪也人臣有奪喪者惟金革之事耳詹事輔導儲君以忠以孝乃從金革之例冒哀居官則何以

訓太子宜太子之不納諫也雖然自太子言之從欲肆情又將殺諫臣是兩刺客之不如其不能終

哉宜

愚按自古臣子之事君親。能盡其道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也。嘗觀春秋傳。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眼將朝。麇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是宣子以敬於君而免於難也。今觀承乾無道。于志寧上書諫之。承乾怒。遣刺客張師政。紇于承基。殺之。時志寧母憂起復。二人潛入其第。見寢處苦廬。不忍而止。是志寧以孝於親而脫於禍也。之二人者。庶幾無愧於鉏麇矣。承乾之為。曾不如刺客之有人心也。然亦未聞有寢苦枕塊而任於人之國。當輔翼太子之任者。太宗志寧胥失之矣。

貞觀政要卷第四

